



10902

北邙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七之一 序

刻戰國策序

刻賈子序

刻諸葛孔明文集序

陳思王集序

刻阮嗣宗詩序

刻陸謝詩序

刻陶淵明集序

刻朱子實紀序

白鹿洞志序

端本策序

右次序一十首

空同集

卷五十一

序一

刻戰國策序

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刻其戰國策成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李子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况四乎四者何也錄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以此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許細眎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

史資之足以弘識記之博洽談之奇侷故曰迹事者該而其爲書也立從橫倡捍闔勢利啖輒讒誑傾奪無復廉恥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群兒一餅爭獲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申韓爲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規其險謬說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辯而一言之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淵眈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李子曰

空同集

卷五十一

二

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於習述者徂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佛老其類也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今其末也弊巧譎相射遂爲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駸駸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反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是年也監察御史漚

州王君會按河南則謂李子曰史之義得失列刻其策以觀來者會氏所謂因以爲戒者也

刻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與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撫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

空同集

八

卷五十

二一

事一義而篇二三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攙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間嘗刻潭州淳祐間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大夫家轉抄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複也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弘治間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畧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

刻諸葛孔明文集序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六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增者爾稱文集云閻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問閻子曰集奚而刻也閻子曰吾方有兵事曰以兵事乎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子習焉由焉已矣奚刻而布也閻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子聞之曰大哉閻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

空同集

卷五十

四

葛氏則非矣閻子遇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旨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詐力共條則誠僞淆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霸交矣引經括史道流是證則餽飭昭矣出入黃老申韓則授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詳政畧立意渙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閻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於涓濱善矣不曰襲荊州之孤勒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

則龍顏不漢日表不唐矣李子曰兵無定形道有常
體故談湯武者羞桓文慕桓文者鄙孫吳何也湯武
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
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詐之兵也施之昏慢之國
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焉雜則事
輒稱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故曰是勦說
而附同者爲也且獎蒙進吳贊羽德曹謂備爲蜀先
主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閻子曰內經假於黃岐
然術者莫之能離左氏疑於丘明而學士罔舍其辭
是書也習而由之卽用以措事因心以探法觀我以
制道無於世不可也氏不氏暇論哉

空同集

卷五十

五

陳思王集序

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
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
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
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
制外敦睦以敘理然後踈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
族旣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
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趁
時改行効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剪枝幹委心異族

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覩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
轉徙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
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劇晦
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
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歿身至今箕豆之
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
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矣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
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歎息以爲
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
馬氏者獻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
空同集

卷五十

六

死悲夫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
之意非爲扶蘇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
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
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刻阮嗣宗詩序

夫三百篇雖述絕然作者猶取諸漢魏予觀魏詩嗣
宗冠焉何則混淪之音視諸鏤雕奉心者倫也顧知
者稀寡効亦鮮焉鍾叅軍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
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爲不佞矣顏延年注今
莫可考見然予觀陳子昂感遇詩差爲近之唐音渾

渢乎開源矣及李白爲古風咸祖籍詞宋人究原作
者顧陳李焉極豈其未覩籍作邪孰謂天下有鍾期
哉今以故所抄籍詠懷詩八十篇刊諸此訛缺姑仍
之俟知者校焉

刻陸謝詩序

李子至都昌登石壁山覽謝氏精舍遺址俛仰四顧
慨然興懷焉知縣徐冠曰故有精舍二字嵌山壁二
十年前邑人猶及見之後被盜剽去亡矣於是李子
登舟乃往觀于嵌壁是時秋高水落壁巉巖立怪石
撐拄而嵌橫于其上風雨蝕剝蘿蘚交翳李子乃顧
空同集

卷五十

七

謂徐生曰子亦知謝康樂之詩乎是六朝之冠也然
其始本於陸平原陸謝二子則又並祖曹子建故鍾
嶸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夫五言者
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卽當效陸謝矣所謂
畫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嗚呼此可易與不知者道哉
今輯陸詩得八十六首謝詩六十四首俾徐生刻於
邑齋

刻陶淵明集序

予旣得淵明墓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居祠址田令
其裔老人瓊領業焉然其山并田德化縣屬而老人

瓊星子民會九江陶亨來言本淵明喬亭固少年粗知字義者於是使爲郡學生焉嘗欲久陶墓而陶生則曰力能刻其祖集予曰刻其集必去其注與評焉夫青黃者木災也太羹之味豈群口所嚙哉夫陶子知其人者鮮矣矧惟詩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出本相知淵明者朱子耳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既得其山并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塚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及覽淵明集有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真不封不樹以啓竊據而葬者邪墓在面陽山德化縣楚城鄉也集去其注與評爲八卷云凡

空同集

卷五十

八

八十一板因系之曰淵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廢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俛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嗚呼惜哉

刻朱子實紀序

朱子實紀一十二卷婺源戴氏所編而刻於歙鮑雄氏予在白鹿洞書院感朱子出處之事會得實紀而覽惻愴俯仰於是泫然而悲焉按實紀朱子年二十二仕七十致仕中間五十年更事四朝然官不過待制在外者九考立朝則四十日而已白鹿洞建書院也時年五十矣猶知南康軍事於戲何其遇不易至

此哉它不必論孝宗者非宋之英明君哉亦不爲不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殿者一延和殿者二而已豈所謂吾退而寒之者至邪世常言用舍有命亦關運數故以文帝之明而使賈誼李廣沒於下位有武帝之好文而董仲舒不能安諸其朝夫宋之南也斯則何時而可以漢之二帝譏邪故知賢而不好是曰不知好而不用是曰不好用而不專猶不用也若孝宗者於公爲用耶好耶知邪於戲難言哉當是時大臣知公者陳俊卿輩數人耳亦寡矣譽者已毀者繼引者厄嫉者力黃氏狀公行曰百年論定必有智愚空同集

言者予讀之未嘗不泫然而悲也公旣沒於是大人君子宗其學達官顯夫程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人發明其授受見者懷其儀刑聞者淑其緒理薄海內外遵誦其書於是謚贈議於上祠廟建於下蔭錄及其子孫蓋其論不俟百年而定矣何則水平則鑑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論每定於身後者以平也然於宋則何補矣人曰仲尼之不幸春秋之不幸萬世之幸如是則公之遇不遇吾又奚悲戴氏名銑字寶之爲給事中卒有生日汪愈者戴甥也以實紀視雄雄先世名元康者復朱子祠田者也文載實紀中

白鹿洞志序

李子至白鹿洞書院周覽山川故物詢其創繼顛末
凡乃興之者圯焉完者缺焉條理紊焉散失漸焉寂
欲墜焉考之文記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不備舉乎
細而脫所巨辭繁複而義弗晰於是取而筆削焉刪
繁以章義提綱以表巨分注以收細拾遺以定亂使
比事有則立言有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興亡之本
著矣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創建剴刻
則興繼者可考矣又次之以田租則養之者具矣又
次之以姓氏文藝則觀程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典
空同集

卷五十

十

籍器用則日用不匱矣志成門人問曰竊聞之志者
史之流也夫史者述往以詔來比辭以該事所以示
鑒垂戒者也是以古之聖賢道有不行則托史以寓
志故孔子退而春秋作朱子遜而綱目修皆傷道之
不明不行焉耳李子曰夫若是者予豈敢哉予豈敢
哉予爲斯志亦直使其晦者晰脫者補遺者備亂者
統耳矣亦又欲墜者可舉散失者可綴紊者可理缺
者可完圯者可復耳矣或乃游昭道之地覽興亡之
本詳創繼顛末之因養之者具觀程有要日用有需
而乃猶不務實也又或鮮情飾譽以干祿附賢躅而

圈厚利則斯洞也特終南之捷徑焉矣嗚呼斯則予傷哉斯則道之不明不行也哉

端本策序

夫君臣之際有難道焉予觀內江李公蕃以端本策上

昭皇帝帝覽之卽日召蕃拜兵科給事中何其遇合之易邪然予未嘗不幸其始而悲其終也何則昔漢賈誼以治安策上孝文帝隋王通亦以太平十二策上其文帝夫二子者爲此豈不欲君臣遇合哉然而有難焉其志竟亦弗之行也豈非所謂有臣而無君

空同集

卷五十

十一

哉夫孝文固世之所謂賢主也乃於一李廣不能用顧拊髀思不得頗與牧則誼之竟弗之行也固宜雖然宋仁宗專任王安石行矣乃安石卒壞其國事帝晚年追恨至不寐終夜遶榻行此又非君之過也故君臣遇合易而以道則難今以李公際遇我

昭皇帝時事觀之豈不爲至難至難者耶且周世宗亦賢王也得王朴興禮樂教化諸事益駸駸向太平矣乃弗竟其志歿也論者咸歸諸天而

昭皇帝崩也李公尋亦卒其策竟亦弗之行也不謂之天可哉夫余安得不幸于始而悲其終也試誦昔

昭皇帝指星變涕泣諭群臣語則所謂天者益驗矣

全內集

卷五十一

十一



昭皇帝指星變涕泣諭群臣語則所謂天者益驗矣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濟之叵菟校

文類七之二 序

結腸操譜序

德安府志

林公詩序

張生詩序

梅月先生詩序

遵道錄序

刻誨愚錄序

方山子集序

鳴春集序

觀風河洛序

右次序十首

序二

空同集

卷五十一

一

結腸操譜序

李子既爲結腸之扁嘉靖初京口人陳鰲者來游于
汴而以其詩鳴之琴著譜焉結腸操者是也李子曰
嗟陳生重予過矣是篇也奚操之爲也曩予有內之
喪親覩厥異傷焉警焉吟焉永焉於是援筆而布辭
疎鹵荒鄙之音聊泄憤懣悶悶汶汶焉耳然恒慮今
之君子謂予好怪也乃陳生顧以鳴之琴而譜焉以
行君子其謂予何陳生曰鰲聞之天下有殊理之事
無非情之音何也理之言常也或激之乖則幻化弗
測易曰游魂爲變是也乃其爲音也則發之情而生

之心者也記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
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也感於腸而
起音罔變是恤固情之真也是故是篇也鰲始鳴之
琴也泛絃流徽其聲噍以殺也知哀之由生也比之
五音黯以傷也知其音商也已而申奏摛節其聲謹
謹然若痛而呻若怨而吟若雉雒于朝鶴鳴在陰其
餘音則颯颯然若欲訴而咽已吐而中結也斯楚之
遺些也李子曰予爲是篇也長歌當哭焉矣知其思
索以悲忉別柄離若逐臣懷沙迷弗知其所之然不
知其些之猶楚也知其情蕭焉瑟焉若迴風隕葉寒
空同集

卷五十一

二

蟬暮聒然不知其音商也知其杼哀焉已矣而不知
其聲噍以殺也是故聲非琴不彰音非聲何揚詩非
音人其文辭焉觀矣子有琴二具而不解一彈內人
未亡也見琴則每短予曰汝不琴亦能詩耶內人則
手自撫弄亦每悠揚而成音嗟陳生予何能聽汝琴
予何能聽汝琴

德安府志序

知府馬君龠修其府志成而謂其同知陶君龍曰嗟
志誰序者於是同知龍求序李子李子曰夫志觀者
三焉而徹於道夫志必綜古今該名實訂覈驗識發

之必才此可以觀學學以昭事事以布文褒貶必眞
臧否以之義例燦焉此可以觀政遑邇信遠繼懲繩
勸有類乎史此可以觀世昔者聖人之於文也於史
焉急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其說禮也又謂杞宋
之不徵也何也國非文不興也郡邑者固國也文以
足之學闡政立因志以彰民行必興故曰可徹於道
故道而政則其政義政而學則其學據學而文則其
文邃文而志則其志信同知龍曰馬之爲府也于時
德安有干戈之事險易具修寇平以問汝載汝載曰
予蓋得夫山川焉問賦役乎曰吾得戶口焉問人不
空同集

卷五十一

三

愛其情曰吾得諸風俗問訟省曰吾得其美惡眞問
教興曰於神恭士禮民厚問廢舉曰先其大者焉耳
故其志申施彰理本之政擴蘊揮聚根之學持例發
凡祖之史摛精揆華歸之文考規承則範乎世是故
其志諦古今備嚴名實兼公去取衷弘易勸易懲李
子曰馬子知道哉一志而四善有焉夫小占大邇矩
遠故曰遠大之至於言以觀馬子之謂夫志一十二
卷凡例一卷馬子西充人陶子樂平人也

林公詩序

李子讀莆林公之詩喟然而歎曰嗟乎予於是知詩

之觀人也石峯陳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冲言乎怨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人烏乎觀也李子曰是之謂言也而非所謂詩也夫詩者人之鑒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之語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聲永而節言弗發志發之以章而後詩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冲言者未必冲思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探調研思察氣以是觀心無庾人矣故曰詩者人之鑒也昔者相如之哀二世也端矣而忠者則少其竟躬之爲詞也健矣而直者則空同集

卷五十一

四

咎其險謝之遊山冲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平矣而矜者則病其放潘之間居隱矣而真者則醜其僞夫僞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身險不可與臣主言不竟不可與亮職五弊興而詩之道衰矣是故後世於詩焉疑詩者亦人自疑雕刻翫弄焉畢矣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違心而言聲異律乖而詩亡矣陳子曰若是則子胡起歎於林詩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趨有其心矣行以就政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表言翬華是斥有其思矣言以摛志弗侈弗浮有其調矣志以決往遯

世無悔有其情矣故其詩玩其辭端察其氣健研其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真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也斯林公之詩也陳子聞之瞿然而作曰嗟乎予於是知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林詩一十二卷凡千八百篇同邑山齋先生所編

張生詩序

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詩言志志有通塞則悲懽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其爲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故秦魏

空同集

卷五十一

五

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詩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生者滇產也其爲詩杜何也夫張生者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舊醅野客新蕨盤殮茲其情又何懽也夫鴈均也聲喚喚而秋雖離而春非時使之然邪故聲時則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於房中雅頌鏗於廟庭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采儀率舞之奏亡矣於是考槃載吟伐檀有詠非風其涼之篇興而十畝之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塞棄通以慳祛悲者也夫大人尚兼君子耻獨故卷

阿之章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
言士貴及時樹勳也夫沐劉杭三子者臺鎮之妙英
也其和張生也弗塞之憐而顧懽之偕若是則南園
公和其子詩宜倍三子十也何也南園者老而傳者
也

梅月先生詩序

情者動乎遇者也幽巖寂濱深野曠林百卉旣瘁乃
有縞焉之英媚枯綴疎橫斜嶸崎清淺之區則何遇
之不動矣是故雪益之色動色則雪風闐之香動香
則風日助之顏動顏則日雲增之韻動韻則雲月與
空同集

卷五十一

六

之神動神則月汝遇者物也動者情也情動則會心
會則契神契則音所謂隨寓而發者也梅月者遇乎
月者也遇乎月則見之目怡聆之耳悅嗅之鼻安口
之爲吟手之爲詩詩不言月月爲之色詩不言梅梅
爲之馨何也契者會乎心者也會由乎動動由乎遇
然未有不情者也故曰情者動乎遇者也昔者逋之
於梅也黃昏之月嘗契之矣彼之遇猶茲之遇也何
也身修而弗庸獨立而端行於是有梅之嗜耀而當
夜清而嚴冬於是有月之吟故天下無不根之萌君
子無不根之情憂樂潛之中而後感觸應之外故遇

者因乎情詩者形乎遇於乎孰謂通之後有先生哉
導道錄序

錄何由而作也憂遵非其道者作也夫道自道者也
有所爲皆非也故附往以標身者務名者也立名以
致來者媒利者也毀同以爭衡者好異者也是故君
子之於道也修之身已矣不敢名焉人或名之則辭
曰愚罔攸知也不敢利焉人或利之則辭曰菲罔攸
受也不敢異焉人或異之則辭曰與人同凡此遵道
也何也道者吾之自事也本與人同吾奚異本無所
利吾奚利本非爲名吾又奚名故曰君子貴真真者
空同集

卷五十一

七

無所爲而爲者也無所爲而爲故卽其至爲淺深均
不失道所謂知者見之而爲知仁者見之而爲仁者
也是故名也愧之利也避之異也懼之凡此者恐伐
其以賊道也賊道賊吾也而今也不然殊譎以標戶
性恐不異異則名矣簡便以鼓衆惟恐不來來則利
六堅持以毀成惟恐不獨獨則異矣或病其異則曰
五病世之和同也病其鼓衆曰吾覺世之昧病其自
標曰弗斯弗行病其源曰某開之先斯皆非真也有
爲而爲者也而世之人顧率棄吾真而就之於是君
子重有憂焉於是作導道之錄錄其正以救偏錄純

以救駁錄要以救岐錄是以救非錄本以救末凡以反竈焉已耳而世之人顧猶疑之而不遵嗚呼甚哉人之好異也甚哉名利之入人深也葉子有言誠非由於中雖日用三牲非孝也斯善識真者也吾所謂卽其至爲淺深均不失道者謂是也亦錄遵道者意也嗚呼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刻誨愚錄序

誨愚錄者殷子錄其友所贈之辭也誨愚者何殷子不忘人之誨而以愚自居也李子曰往在京師見殷子予善焉其病歸也予贈之七言八句一章在大梁空同集

卷五十一

八

殷書來約太山之游予贈之五言長詩一章後殷子拜南科給事中以書別我予贈之七言長詩一章嘉靖三年殷門人陳氏號愚泉者以行人奉使於大梁而見李子乃出其師誨愚錄者是時殷子修文地下者數年矣李子曰篤古者驗乎志尚友者存乎識竒發者本諸身謙虛者卜其受非愚而居愚者謙而虛也文以發之慚巖浩汗才之竒也非古不法志之篤也獲言稱誨尚友之存也是則殷子之行也已

方山子集序

方山子集者集歛鄭生之詩也鄭生名作字宜述號

方山子嘗讀書方山中已棄去爲商挾束書弄扁舟
孤琴短劍往來宋梁間壯歲英氣愈勃駿馬強弓時
出射獵大梁數中獲雉兔則敲石火温錫槩炙腥肥
自觴自歌半醉垂鞭迤邐而歸識者謂鄭生雖商也
而實非商也鄭生旣豪粗負氣于是玩世輕物見王
公大人不問新故便長揖抗禮以是人多病其不遜
然奇特之流顧樂與之游未始不假容優遇之者其
爲詩才敏興速援筆輒成人難之曰汝詩能十乎鄭
生輒十汝能二十乎鄭生輒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
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鄭生乃卽兀坐沉思鍊句
空同集

卷五十一

九

證體亦往往入格然對它人則又率易如初故其詩
數千百篇擇而集者二百餘耳嘉靖五年鄭生年四
七歲病痰核不悅於遊將返舟歸方山繹舊業讀
書巖穴松桂間空同子送之郊三疊歌贈焉鄭生于
是乃再拜謝曰自作之遊也往來獲公贈章多然未
古歌也今得此備矣空同子曰君固有大恙茲去詩
能精乎鄭生欲答不答空同子退而語人曰鄭生茲
去必大進或問何也空同子亦不答

鳴春集序

鳴春集者集霜崖子之作也鳴春者何鳥春則鳴也

不春不鳴乎鳴殊乎春也天下有竅則聲有情則吟
竅而情人與物同也然必春焉者時使之也韓子曰
以鳥鳴春以之言使也夫竅吾竅情吾情耳使之者
誰耶鳴者鳥耶鳴之者鳥耶陰凝氣慘草木殞零情
者不斂而竅者不聲乎及柔風敷焉陽和四布夫然
後在陰者和遷喬者嚶灌木有喈喈之聞叢棘有交
交之音若是者春使之邪使之春者耶非春非鳥以
之者誰邪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歲萬物不能逃
消息以就情故聖以時動物以情徵竅遇則聲情遇
則吟吟以和宣宣以亂暢暢而永之而詩生焉故詩
空同集

卷五十一

十一

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鳴者也有使之而無使之者也
遇之則發之耳猶鳥之春也故曰以鳥鳴春夫霜崖
子一命而跲廿年困窮固疑慘頹零之候也然吟而
宣宣而暢暢而永之何也所謂不春之春天籟自鳴
者邪抑情以類應時發之邪

觀風河洛序

觀風河洛者爲巡按譚子而作也觀風者何其職也
河洛者方也譚子之蒞我邦也度而能貞肅而有明
潛洞臧否旁燭寃幽見之苟真颺激山屹利害罔移
也於是君子佩愛小人服威吏憚而縮民恃而舒然

聲跡泯焉坐竟日默如也。如何也。天下有大通焉。觀是也有大幾焉。風是也。風以幾動。幾以觀通。是故無遁情焉。情者風之所由生也。巡按者以觀爲職者也。卽情以察幾。緣幾以廣通。因通以求職。鮮不獲也。故君子謂譚子善爲政。雖於天下可也。河洛先之矣。是年也。譚子實監河南試。大梁士試而中者十有四人。也。十四人者相語曰。我監公何以大通於幾。空同子曰。士讀易乎。觀之爲道人。己之道也。然君子觀則先已。故曰。知風之自自我始之也。其有職也。則戒之曰。爾惟風微之曰。巫風淫風亂風。言其觀貴已也。夫譚

空同集

卷五十一

十一

子者懋于德者也。德而風故。其動幾動而通。故其觀無遁情。是故以執則貞。以用則明。潛之則洞。旁之則燭。愛孚威行。吏縮而民舒也。斯何也。德者所以爲風者也。情者所以流德者也。幾動于微。通成于廣。職斯獲之矣。故君子謂譚子善爲政。然河洛也。厥方狹矣。諸士曰。古者陳詩以觀。而後風之美惡見也。我監公聲跡泯。而其德大通於幾。不謂天下之材乎。於是賦觀風河洛云。河洛者狹之也。冀太師采之。獻諸天子。空同子曰。民詩采以察俗。士詩采以察政。二者塗殊而歸同矣。故有政斯有俗。有俗斯有風。

潘之恆笱云先堂手彙全集刻於嘉清戊子
第曆壬寅長洲鄂玄度明病後校梓之歷七十
餘稜其步如新志雅道一據也江南詩派發源
小地善自吾鄉程自邑流傳今檢集中從游十
餘輩皆里中人故鄉志方言之先生遺書云不
必合鄧長洲於梓李集可言吾品矣濟言于父
若輩未至辰玉宣城梅系豹黎陽程仲權咸竟
讀相愛有所評隲今別裁自方公以下爰非私
泚之徒欲故并列卷尾實非有繁採而立事實
許者可未列也

空同集

卷五十一

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菟校

文類七之三 序

熊士選詩序

徐迪功集序

秦君餞送詩序

缶音序

送楊希顏詩序

刻戴大理詩序

完名榮壽編序

何公四圖詩序

萍會圖序

代同榜序齒錄序

右次序一十首

序三

空同集

卷五十二

熊士選詩序

熊士選者豐城人也名卓字士選弘治丙辰進士爲
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者四十有
八人而余亦與焉瑾以其名詔天下號曰黨人瑾誅
起余官江西過豐城訪其人於曲江之濱亡矣余旣
往哭其墓復收輯其遺詩得六十篇然皆精細言華
錄之俾藏於家李子曰夫予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
福之幾也蓋苦失要實不甚解又無所測夫往來昭
昭者云曩余在曹署竊幸侍 敬皇帝是時國家承
平百三十年餘矣治體寬裕生養繁殖斧斤窮於深

谷馬牛徧滿阡陌卽閭閻而賤視綺羅梁肉糜爛之
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內無盜賊干戈之警百官委蛇
於公朝入則振珮出則鳴珂進退理亂弗嬰于心蓋
暇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群詠深鉤臚剖乃咸
得大肆力於弘學於乎亦極矣於是士選爲御史日
與四方士游聲光赫赫頗有干仞覽輝之望夫治極
亂繼名高毀入丁卯後事余難言之矣今上旣誅
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好又號一治厥亦往來之
道乃今盜賊顧日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釋俎豆而
議干戈誠使天假士選年於是時鷹寄受托必獄立
空同集

卷五十一

二一

虎躍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古人有言曰勝觀數
定觀理蓋言禍福治亂之必反也士選前惟黨禍慘
矣今顧又死獨不值其定何邪夫測往來者未有不
據要實者也要實明然後幾驗幾驗然後治亂理而
禍福彰今旣不值其定則余又安所據而測夫往來
也故曰余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然盜賊
平且有日乃其人則竟已矣夫予安得而不悲故旣
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徐迪功集序

徐迪功集六卷并談藝錄子容寄我豫章予卽豫章

刊焉印傳同好意表迪功文云初迪功亡京師也予
在梁子容計予曰昌穀遺言子序其遺文於是手其
文獻歛久之曰嗟乎予忍序吾友文邪麟鳳芝實世
所希邁見邁見之而遽天滅亡也天生之故奪之邪
抑生不生生而脩或短非天所諳哉迪功以文賦起
吳中十數年間鶩翔而虎變彬彬乎出人士前矣然
竟輒軻天滅亡也凡此天果弗諳之邪乃予觀李唐
人李杜輒軻勃賀則天未始不憐才流涕也然猶異
代足寬解孰謂親邁見之如迪功者云客曰氣積久
斯滴三代以後聖人罕生孔子以周末故不得位觀
空同集

卷五十一

三

其大可占其細若是則魏徵將爲鬼魅之說非邪客
曰群體迪功奚以之也予曰談藝錄備矣夫追古者
未有不先其體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雖然
辭榮而耽寂浮雲富貴慷慨俛仰迪功所造詣予莫
之竟究矣今詳其文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爽暢
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詞議擬以一
其格悲鳴以泄不平參伍以錯其變該物理人道之
懿闡幽剔奧紀記名實卽有蹊徑厥儷鮮已脩短細
大又曷論焉不載迪功履歷以別有志述

夫學者稱餞送率於詩尚矣然烝民首列乎崧高韓奕亦曰奕奕梁山此何哉蓋詩者感物造端者也是以古者登高能賦則命爲大夫而列國大夫之相遇也以微言相感則稱詩以諭志故曰言不直遂比興以彰假物諷諭詩之上也昔者鄭六卿餞宣子於郊也宣子請各賦以覘鄭志故聞野有蔓草則曰吾有望矣聞賦羔裘則曰起不堪聞褰裳則曰敢勤它人夫蔓草細物也羔裘微也褰裳末事也曷與於鄭志奚感於宣子而有斯哉亦假物諷諭之道耳故古之人之欲感人也舉之以似不直說也托之以物無遂空同集

卷五十一

四

辭也然皆造始於詩故曰詩者感物造端者也無錫秦君爲河南提學副使而餞者爲之賦嵩山有賦大河蘇門梁園銅雀臺五老堂德星亭者夫嵩山者言其高也大河者淵而長也蘇門者源泉有本也梁園銅雀五老德星者俛仰之曠也而大景行故稱者物也指者事也高長源泉者德業之經也景行者微也斯非所謂假物諷諭者哉且夫德以立政業以廣志微以推信是學校之要也秦君一舉餞而獲斯三要然而造始于詩詩非感物造端者邪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
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黃陳師法杜
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澁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
木骸卽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
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
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
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
一切剝去不爲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
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爲邪今人有作
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
空同集

癡人前說夢也卽以理言則所謂深深款款者何物
邪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說也孔子曰禮失
而求之野予觀江海山澤之民顧徃徃知詩不作秀
才語如缶音是已缶音歛處士余存修作處士商宋
梁間故其詩多爲宋梁人作予遊大梁不及見處士
見其子育處士有文行育嗜學文雅亦善詩傳曰是
父是子此之謂邪育以疾不遊反其鄉今數年矣以
書抵予曰育恒懼先人之作泯沒不見於世也幸子
表之予於是作缶音序處士行詳見志表予故不述

第述作詩本旨焉

送楊希顏詩序

希顏曰夫自吾離鄉土侍兩 皇帝奉 王藩也倏忽四十年餘矣然無異朝夕焉夫吾顛毛今種種矣而夢魂常遊於故鄉李子宫免之明歲君乃言於

王曰巨鑄昧死請臣有先人墓在太行之陽汾河之傍荆榛翳如狐兔穴之敢請 王曰吁汝歸其遄歸

君於是秣駟於郊載脂其牽旆旗設輶馬首載西將展墓而游於其鄉周 諸王諸將軍暨群大夫士與

執事者壯君歸也於是佩玉者冕者紳者紱者車者馬者祖而醕者咸祖君甚至至鮮不歌也有鴻篇焉有

空同集

卷五十二

六

寥言焉有鏗鏗而參差者焉有嚴而鼎鼎者焉有歛而逸放而井井者焉左史景陽謂李子曰夫祖必有詩何也李子曰祖必有詩者自崧高蒸民始也夫歌以永言言以闡義因義抒情古之道也然而靡專於祖故詩於人有頌箴諷於已則思是故古之人之遇也必陳詩諭志焉昔者鄭人賦緇衣也晉侯曰敢不拜鄭君之不貳也此取諸頌者也國子賦轡之柔矣者則諸箴者也叔孫相鼠穆子茅鳴本諸諷者也莊舄越吟激諸思者也之數者皆古之道也而靡專於祖然祖也必歌焉事者情於離難也故鄭六卿餞宣

子於郊也使各賦占志焉志以立行則事有名矣名以順義則行有程矣執義建程則人不愛情矣景陽曰乃予今始知祖之必歌也且希顏之能得情何也李子曰夫名莫大於展墓義莫隆於追親程莫要於思本情莫先於頌義是有其一足以得情矣况兼之乎况兼之乎

刻戴大理詩序

浮梁有戴大理者好吟而早失德崇而宦卑乃其吟簡復火之亡矣戴有子撫遺簡獲其吟八十四篇手之泣曰嗟吾父崇德若是而官止是邪夫吟者萬物

空同集

卷五十一

七

之共情也奚損於天乃亦火之亡邪斯位與名共滅之邪且弗刻茲遺後世孰謂父吟者李子曰孝哉戴子孝子之於親是而非非愛而非無憎修而非短斯非無非也見其是不見其非非無憎也愛之而不知所憎亦非無短欲其修而非短故親之身非無期也孝子曰吾親如金石如柏松如彭如聃非不知人之身非六者倫也乃其心恒若斯矣故曰孝子愛日愛生於見其是見其是斯又何憎矣故親之名亞乎彼孝子曰吾親德才罔亞彼乃位亞彼故親之善卽小罔聞也則求使聞也人談親過則仇之非彼仇也憎吾

親者吾仇也故親之言卽小閭聞也則求使聞也詩也者固言之章也言之章無小大無多寡無巧拙必求使之聞也斯孝子之心也於戴子見之故曰孝哉戴子且物不能無聲也於是乎吟出焉聲生於竅竅激而吟視形爲巨織人之吟則視所集爲多寡巧拙然均之情也情感於遭故其言人人殊因言以布章因章以察用故先王之政不詩廢也故小大者其受也多寡者摛也巧拙者思也李子曰予於詩昧故罔克明於戴詩然其子之心則固孝矣則固孝矣戴子今爲開封府同知刻父詩於大梁

空同集

卷五十二

八

完名榮壽編序

洪洞韓公以戶部尚書致仕之十六年是爲正德辛巳會 今皇帝卽位搜俊又掇遺佚繹勞伐起廢屈元卿碩舊罔不祇禮於是使使齎璽書往問前尚書文歲增其夫月加米焉是年公年八十一矣河內守曰嗟吾父斯不謂完名乎 璽書及之矣抑非榮乎非壽何謂於是以公凡所受 制書及凡所贈公言萃爲編曰完名榮壽之編君子覽之曰編有六懿四躋是成何謂六懿政信德貞天利人同君禮臣忠政信則孚德貞則久天利則壽同善則贊君禮則榮臣

忠則完名之所生必斯六者故曰成黷李子曰完者
參諸敗者也名者驗乎害者也榮者彰乎厄者也壽
者徵乎獨者也是故君子之敗也非恬之也敗而人
完之道直而位黜者也害也非怵之也害而人名
之也讒行而身斥者也厄也非求之也厄而人榮之
也前黜之後陟之前斥之後直之者也獨也非幸之
也均壽不天也人完之天又之名之厚之榮之枯之
也何也德貞則政孚政孚則人贊人贊則天利夫然
後名壽獲而寵錫繇矣斯韙之義也今夫玉無不知
其貴也然有擊而碎之者玉何罪也五穀無不知其

空同集

卷五十二

九

美也然有摠而稿之者五穀何罪也騏驥無不知其
良也然鹽車困矣騏驥何罪也何也以在人也乃人
不知其在人也於是懼敗以求完位完而名輕矣又
於是違道以干名名僞而厄及之矣又於是趨利以
避厄厄去而榮遺矣又於是巧冒以要榮榮獲而衆
棄之矣又於是委曲以來贊贊行而天殃之矣所謂
非其身必其子孫者也卽有非殃也變也非天之定
也斯不知違者之弊也於乎聞韓公者亦足以廉矣
立矣或問韓公之德之政李子曰善而不之見謂之
心盲嘉而不之聞謂之心聾見之而不審聞之而不

悟謂之心惑欲知韓公者觀斯編也可矣

何公四圖詩序

并詩

何公曰予爲職方也使秦隴焉於是有出使圖於河南參政焉有旬宣圖太僕卿焉有考牧圖今都御史巡撫雲南焉有出鎮圖李子曰予觀何公四圖而區域情理之槩昭矣詩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川嶽盤鬱河海爰會江湖之巨滇蜀之嶮鬼目匪心發之才是故事優政敷蕃物阜財和氓綏夷邇悅遐來故旗牙與馬鼓笳鞞矛之擁衛圖之不謂之侈餞紳祖綬雲滄霧溼摛馨布英驪駒是賡玉振金戛絲鳴竹空同集

卷五十二

十一

咽圖之不謂之靡藻峻繪深千隍百城林谷蔽虧徑路迴縈星軺霜幟出有卹入有問圖之不謂之矜何也繪者象乎形者也詠者踊乎情者也庸者章乎功者也實者流乎聲者也政者實也庸者秩也故其圖尚象取諸易典叙則之書祖餞體乎禮吟歌效諸詩褒譽法諸頌協音比乎樂稱詩諭志則春秋之例回路相贈則孔門之義於乎四圖建哉邃矣

環環大抵職方是司省疆植民匪爾疇咨關零逐
輶隴氛曳旗援還聚米虞笏畫之堂堂邊畧西土

用資
右出使圖詩

湯湯河洛襟襟滌滌帶帶高隰淤原沙易霾恒風振槁布
潤汝勤汝公厥穀離離黍苗芄芄有棠是紹簡在
帝衷 右甸宣圖詩

駟牡魯吟駉牝衛歌思既無邪心乎豈它物以人
苗召祥者和攻駒載殷錦雲馭馭牧人乃夢維魚
罔頗 右考牧圖詩

秦收黔中漢通西南百蠻編戶華夷是叅我公蒞
之王化愈覃獻琛錫貝駟寡停驂翡翠象齒猫睛
金蠶 右出鎮圖詩

萍會圖序

空同集

卷五十二

十一

萍會圖圖 王官十有五人紀善一教授十二典膳
二十五人者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生不同同 王

官官不同同地也於是十五人者約曰始吾儕生東
西南北也固不謂同 王官卽知有 王官知同地

乎夫勢無常形止無定踪吾儕知自是不復散而東

西南北乎夫萍之未水也知水乎水知萍乎及飄風

過焉縈花絮於漣漪之曲於是萍者布清而根深泛

精以化神綽約娉婷嬉波上下始與水一矣故有寤

寐其求而終身無邂逅之遇而傾蓋於塗路者非素

相聞也斯所謂偶然之合也夫合未有不散者故君

子同也必聚而酒食相樂於是乎有會會者所以繫
情防散者也有類乎萍故稱萍會焉散而思必及其
貌又子孫所世講焉世講必曰吾祖吾父昔與某同
王官同地蓋同會云於是會不可不圖圖者所以示
永而存義之道也李子先人亦嘗爲王官茲地覽
其圖而歎曰嘉哉會也然亦時使之焉夫叔世寡安
枕危邦鮮甘食設境內有綠林銅馬之警國無河間
東平之譽輔之以端而拒之不信導之以良而專恣
者自遂也諸君方背刺以憂責荷擔以謀遷非穆生
逃則張衡去卽有繫情防散示永存義之心弗暇爲
空同集

心矣而奚會之有圖故曰寧淵無焦鱗時使之耳此
之謂也

代同榜序齒錄序

嘉靖五年秋八月河南鄉試成業以其名并文錄之
獻矣于是榜中士谷宇齡等乃相謀爲私錄而齒序
焉註其字年籍經并榜之名第題曰同榜序齒錄乃
于是請之監察陳公觀焉陳公曰嗟諸生公錄之矣
汝復私錄之乎宇齡等乃再拜而言曰夫私者有必
不能無者也以其類私而實公也是以君子安焉蓋
天下有必義焉亦有必情焉義者公之天下者也如

孔子正名是也情者出于不可必無者雖私猶公也如周公之於伯禽之疾是也夫鄉黨莫如齒今一旦得意于鄉而直以文之高下名之又恬然而安之愚懼人之挾賢也夫人之倫五序居其一故長幼者必不能無者也今一旦以名之高下而安之昔也兄之今也弟之昔也後之今也先之以是而行于鄉愚懼人之無長也故榜之名公也天下之義也齒之序私也人之必情也似私而實公者也陳公曰嗟諸生黷哉可與仕矣夫國家之取士文也而用之則行也名也而責之則實也誠使挾賢以驕之鄉則其居官必

空同集

卷五十二

十三

矜已而凌儕又使挾長以先人則有官必自高而忿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鄉黨必齒以教讓也長幼必倫以敦遜也遜讓立而實必循實循則行成行成則名茂名茂則同榜有光嗟諸生可與仕矣是年冬十二月某濫以左史至河南之藩幸謁陳公又幸見茲錄已又獲聞公與諸生問答之言乃竊歎曰嗟事有小而關之大者以其本正也有近而通之遠者以其始慎也故正莫先於禮讓慎莫大於厚倫諸生發軔者也而不文驕也不名之競而于序焉齒焉圖之它日階品功業尚可量哉夫監察公因其請而遂成之

不獲本始乎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陳公有焉又
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諸士子之謂也

空同集

卷五十一

十四



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諸士子之謂也

不獲本始乎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陳公有焉又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七之四 序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送都御史夏公序 贈鮑侯序

贈董公序 贈劉大夫序

送石庵先生歸序 贈閻子序

周氏族譜序 董氏族譜序

琴峽居士序

右次序一十首

空同集

卷五十三

序四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都御史王公巡撫河南之明年是爲嘉靖用申 詔

乃移公于陝西于是河藩臬長貳百司庶尹暨郡邑

之吏罔不愕然相顧失色曰撫公之蒞茲邦也民紆

盜息四境告寧吏嚴于條官守其程乃今一旦移而

之西如吾民何李子曰出入無常者王臣之體也守

之以恒者侯邦之義也是故封疆有吏軍刑各職或

其舛也則王臣者出而臨焉無常員也事定則返無

限年也有他委則移之無專方也今之撫臣固出而

臨者也故其體不能不異且以民言之河與陝奚殊
矣昔者周之定天下也陝以西且主焉陝以東奠主
焉河之南固陝之東也安知今天子不以且奠待
我公哉抑聞之時有利阻勢有夷險事有難易才有
偏兼故用才以兼則改難爲易化險爲夷變阻爲利
此因時順勢謀事之大端也陝以西險塞之國也羌
胡是界甲兵所急故其事難賦役煩瑣調度頻復故
其時阻不有兼材鮮克濟之矣予故謂王公移鎮于
西者用其兼也亦以且奠之業望之也或曰地遠者
踈位崇者危名高者妒昔馮異之鎮關中也謗書盈
空同集

卷五十三

二

篋使非光武之明雖欲以兼制難乘利固險樹勲流
聲吾恐寇恂無河內之借而樂毅有辭燕之書也李
子曰蹇蹇匪躬者王臣之義也夷險弗避者君子之
節也進止以時者賢聖之行也故成王能君召公思
歸而且君奭之篇今以王公之兼才必入而委之
保傅夾輔之任陝以西豈又居公哉于是冬十月初
吉諸邦侯餞公大梁之郊觴三行各稱詩諭志焉藩
使杭公歌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公之莫留也臬
使張公歌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言西之人懽也諸
寮佐則賡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言河與陝均也

送都御史夏公序

巨小視其器難易因乎才靜躁驗諸德遲速係平時
成否由之天故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義占之矣又
以利用利以大成大以時獲時以天定鮮有違焉何
也高壙之隼射之者人也鳴陰之鶴靡有不和者也
夏公之舉進士也癸丑迄今丁亥三十有五年矣乃
始脫行省陟內臺官都御史雖解鶴服豸輟藩屏而
職激揚然外鎮也其地又難不謂之遲邪予嘗與公
指屈榜中人見仕者十餘人耳在世者不盈百矣松
柏之生也森森戢戢巖壑間然歷非千百年不材也

空同集

卷五十二

三

夫其遲之也安知天不成之哉初公立農部振藩省
決議贊政允出明納積有歲年人業遲之矣公不之
遲也曰吾俟其至者焉耳是故不干譽而譽隨不冀
效而效獲不嚴吏而吏嚴不悅民而民悅是所謂靜
以制之德之傑者也故今之陟論者猶謂不充其器
而地之難猶不足盡公之才豈非今之人躁者多而
靜者寡邪甲戌之歲予泝江漢滯漾沔登峴首躡楚
山望荆鄖攬襄鄧降觀于土察俗問風以今考之固
夏公節鉞之地也控三省之交故其勢分阻峻嶮故
其俗獷蕪亡匿故其風雜鮮沃腴故其賦下頑而貧

故其微鮮如約而鎮其地者緩之則玩激之則變於是乎有撫治之名撫治者恩威之兼也今誠欲合分馴獷一雜申約非才不濟非器不充夏公有焉是地也不公畀而奚畀邪故曰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义占之凡以是焉耳然必天定而後驗時至而後獲何也天下未有躁而成者也故冀望者不知天者也欲速者不知時者也見難而疑者不知才者也當巨而畏者不知器者也由是言之天之成夏公者各位若斯而已哉代夏爲左使者董公也亦吾榜中人也來求送夏公文予告之曰吾榜見仕而官外者公一人空同集

卷五十三

四

耳行有鳴鶴之應矣亦時至而天定矣

贈鮑侯序

有馬于此咸良之矣或曰是未歷險斯不知馬者也汗以血曰齒未長也夫伯樂觀于冀野而馬群爲空固非險試之也且當是時能一一齒之哉固有所弗暇矣蓋才有常殊天之畀也器有小巨人之具也故見根撥而知品者知花者也見形而知千里者知馬者也卽夷以知險卽少壯以知老長者知人者也卽平居以知臨變者知用人者也鮑侯弱襲父官壯而立焉一擢而僉都指揮事與書押再擢而鎮淮汝三

擢而掌司印年未三十也先是命將下人有謂鮑侯者河南卽天地中然巨鎮也地方千餘里轄衛十守禦之所三而侯之齒未長也夫兵者所以耀威固疆戡暴輯民者也河南西以南秦楚之隘鄙也故其地數盜而哨兇北東南曠故其俗輕剽而易扇而司兵者前憂而預防之潛奪密消不耀而固不戡而輯誠非長而才不能又都司者藩臬頡頏者也有叅謀焉有接禮焉有同事焉謀博則取輕禮失則招侮事謬則來損而鮑侯之掌司印也明而詳是故無損謙而實是故無侮敏而聰察是故無輕恕而廉是故威威空同集

卷五十三

五

生固固生輯如是則何剽不奪何兇不消所謂蹶然歷塊者而人又謂鮑侯使提三尺行龍沙鴈塞中比古之良或亞夫見銜轡而奮躍蹄鳴者非致遠者也一飽一石歛神徐步健氣勃如日中微汗腹鱗爛如未暮而千里矣斯之謂良斯之謂負器之才如是則何險不可歷何變不可臨而齒之少長足計哉予非伯樂倫也交鮑侯自其父矣嘗觀侯射于南郊又見侯饑而虎餐今又觀其無輕之也無侮之也無能損之也於是知其必良也然不敢謂其群空也何也其寮皆千里才也又皆長而歷險經變者也雖然汗血

之駒非渥注不產觀鮑侯者于其父祖可也故松柏之根不產花卉桃李之根不產桂菊者以各有種也

贈董公序

玉沙董公之爲左使也一號令飭規畫嚴肩鑰增範防接屬以禮馭吏以則與民以信出無稽程入無滯案平以濟允執以佐公廉以養威默以惇德行之旬月河藩改觀焉或謂董公簡質而退遜是古之遺良也舉進士今三十有五年矣九命而至今官其爲政有而不居勞而不伐者也是故知公者謂簡焉已耳而不知剽繁者具也謂質焉已耳而不知其內文而

外素也謂退遜焉已耳而不知其果之弗顧也是以有豐臺之修而寡赫赫之譽也久矣乃今爲左使也旬月而河藩改觀可也李子曰天下有愈試而愈堅者抱乎真者也有愈遠而愈力者任夫重者也有必專而後利者俟夫用者也利莫如湛盧使柄不在掌卽能陸剗犀兕水斷蛟鱗顧安所施乎故曰必專而後利今夫千里之馬猶夫馬也設較材於越隙歷塊之頃而汗血未珠電影未掣則駘駘駟駟能別之乎故曰任重者遠而愈力又試才知試金百鍊而靡易斯良之矣故曰抱真者試而愈堅董公入官者今三

九命而操愈堅予以是知其有真也然中書而
戶曹而叅藩議而副臬使而復叅藩政卿太僕進右
使而左斯其遠但千里哉然愈力也予以是知其狂
者重也故今縮銀章握紋符裒然爲方面首前也疊
疊今也赫赫予以是知其專而後利也或曰董前爲
卿不專乎李子曰事有巨細地有要散董之專而利
石以長於要也曰若是地不有要於左使者乎李子
曰患其不專不患不利患其不要不患不專董之謂

劉大夫序

空同集

卷五十三

七

劉大夫來叅河省之政李子傾蓋與語相顧而笑莫
之逆也居無何大夫貳於浙而去李子喜又若思者
或別焉李子曰予高大夫曰高之者何曰高其績也
然有獲焉予也家誦孔子不蔽之章惑焉詩曰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六言無非德者患其不好耳而
患不學孰貴而悟乃學然暮矣無獲也見劉大夫惕
焉說其績懽焉已企焉說乎莫之及也是故喜焉高
之也其離也思焉情也曰敦問大夫何學也李子曰
非古弗則非聖弗遵非經弗田少爲之力長而益修
賢之飢渴飲食焉或歉則中熱面赤見善則羨而服

言恒懼不安之齊也是故發爲藻華義經道緯探賸
鉤奧賁芳摛英如飫醇而挾其粕鮮不精焉故其爲
仁則難罔用智則不踰守信則靡害秉直則有容勇
之則助義剛之則破私故其出而仕御士則悅導民
則從遘繁則刺計大則決析則理猾畏其嚴宥避
其昭狡伏其威斯皆歷試之績所謂學于古訓有獲
者也大夫自視欲如人望之固巍如矣予淺人也見
其人惕覩其績慚企其獲巍雖不高之不可得矣夫
緇衣改於旣敝杖杜傷於斯饑非惟起懷於好德亦
冀蓬麻之易扶也獲如大夫績如大夫巍如大夫使
空同集

卷五十三

八

侍孔子而遊其門則憂蔽之歎不發於由而好古之
竊不於彭比矣乃今莫逆于傾蓋之頃而遽適乎江
海之遐來予胡得不喜去予胡得不思故情莫切于
思離義莫先于喜德獲莫大于攻蔽績莫難于歷試
所謂高而兼者人之上也於是効風人之義爲三疊
之歌瞻彼北山有雲洋洋日出曜之群龍載翔沛之
爲霖澤我萬方其二悠悠南邦之子于邁蒸徒楫之旃
旒旆旆疆域是清波靡揚海其二維南有山桂也冬榮
青青沁蘭凌秋擢英馨香永懷回鴈春征

右副都御史石菴蔣公巡撫河南之三年 上念之

詔之歸若曰將別庸汝河南三司大夫聞之驚且疑
詰李子問曰巡撫公之政它卽未之知河之南不之
知乎其德民或未之知士大夫不之知乎其心衆或
未之知君子不之知乎銓文曰清白可稱夫官患者
汙耳墨耳清白者歸乎李子曰僕野人耳未達于務
雖然竊有聞焉人君不欲竭臣之力非棄之也將以
擴仁也又示勸也人臣不欲盡君之祿非忘之也蓋
懼盈也又恥競也故國有勞臣君則優之其去則聽
之或察其心罷之若曰是欲佚而未敢陳者是擴仁

空同集

人 卷五十三

九

也於是欲佚者知上之能察其心不俟其罷而去則
進退之跡泯是勸之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禍盈
福謙天之道也故爾公爾侯情非不至而空谷之駒
莫留好爵爾縻義非不隆而在陰之鶴寡和臣之心
豈固忘國哉亦懼盈恥競然耳而黃金錫歸杯酒釋
柄君亦豈謂臣汙且墨哉優其清以勸弗清優其白
以勸弗白優其勞以勸弗勞斯聖王體物之心而賢
臣全智之秋也夫都御史者八座之要風紀之首而
激揚之重官也乃奉 詔書乘繡轎代 天子出而巡

岳省方非清白吏不至于此於是審與革籌利害詢咨

夷靡貪濁蘇困苦鉏強橫平征役允計會閱兵甲視
墉城畫屏廩百責萃之矣而又舉遺逸拔穎特風動
雷行露濡霜肅斯其勞豈裘羔飾豹委蛇在公者比
哉蔣公且三年矣一旦稱而優之令之歸何不可哉
優之之謂仁稱之之謂勸斯所謂聖王之心也諸大
夫曰優之歸矣又庸之乎李子曰予野人耳未達干
務雖然竊又有聞焉天地因材以篤物聖人因才以
官人故綜覈之政行則寬緩之流後休平之治成則
奮勵之鋒歛蔣公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心也
君子知之德也士大夫知之政也河南民知之清與
空同集

卷五十三

十一

白吾君吾相知之他日不庸之不可得矣

贈閔子序

閔子既拜南部司務之命瀕行李子戀焉或問徐昌
穀曰閔之行李子戀焉何也嘗聞昵不言離昵莫如
骨肉之親次莫如友次莫如鄉閔李者同幽人也而
又友也異姓而肉骨者戀焉以茲乎徐生曰賢者弗
昵昵者弗永故骨肉非義久必殘友非義久必踈鄉
非義久必睽何也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久久
則戀戀則難離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同乎求者
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求而易者也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義而久者也入涉叩否叩須我友久而戀者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離而難者也故閔李者戀也義也非昵也李子之友聞之曰友之友吾友也吾聞古之離也聲諸詩凡以持久昭戀宣義而闡求者也於是太原喬子賦閔閔子之父憲卿也海陵儲子賦秦關重去鄉也浙王子賦亮闡國時有喪也郴李子賦關河濟南邊子賦郊月淞陸子賦金陵吳徐子賦虎踞昌穀子亦賦驅車之章李子曰喬之詩紉儲之詩雅王之詩宏李之詩舒邊之詩冲陸之詩槃徐之詩灑昌穀之詩蒼八子者可謂善言離矣夫因

空同集

卷五十三

十一

其友而友之不謂義乎因其聲而聲之不謂同乎同聲而因義八子者可謂善言離矣

周氏族譜序

周生衝修其族之譜成空同子觀焉曰周生知譜哉一譜而五善具矣夫述前者據信後者實謀始者慎導從者簡布言者忠夫譜者所以合散而一殊者也非據不妄指乎非實不溢美乎自我述之自我始之而或妄也溢也謂慎乎斯固言以布之也不慎謂忠乎夫五者失一不足以訓人矧族乎何也族之于吾本一也合也世異則殊殊則散非此難導之從也言

諄而不入述詳而不信若曰渠固妄而溢也何以諄
與詳爲也斯不忠不簡不慎之過也何也無實而非
據也周生之爲譜也溯其所可知非據乎書事必覈
非實乎疑之必缺非慎乎導之以可行非簡乎其言
惻怛尊親是悖非忠乎夫自人之不知有尊也于是
乎悖悖則不合自其不知有親也于是乎踈踈則不
一不一不合則愈遠而愈殊愈殊而愈散斯非但族
之罪也亦導之者非也周氏之子孫自是其無悖乎
無悖則有尊矣其無踈乎無踈則有親矣尊親得而
家之道不成乎斯譜之者之功也故曰周生知譜哉

空同集

卷五十三

十二

一譜而五善具矣

董氏族譜序

嘉靖五年董大夫來叅河藩之議李子獲觀于其譜
而語人曰董氏知家政乎吾于其譜觀也居無幾大
夫罷歸卽其邑之東構東樓闢書院群族子弟誨焉
凡言之譜者罔不行之家也李子聞之又語人曰甚
哉董大夫似君陳也吾于其家之政知之也夫自大
學教衰也士不由齊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官政
者矣矧家之能政也其罷也有不身謀者矣矧家之
政行也是以夫子憂焉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夫

是言也誰不之知也然未之有行何也其所厚者薄
未有不薄者也又其身官焉已耳罷則無所于歸也
夫董大夫者藩省之佐耳固非崇爵豐祿人也其仕
也念念其族而其罷也群而誨焉政不究于官而行
于家斯豈忘本務末者倫邪持之而靡懈久之而有
成非仲尼之徒而獲大學之旨能若是邪予故曰甚
哉董之政似君陳也以其知本也于其譜而知之也

琴峽居士序

夫美以類彰情以物寓故緣類以彰德則力爲有循
託物以寓警則忘心靡乘執循祛怠非志罔成故曰

空同集

卷五十三

十三

士尚志故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夫琴之言禁也所
以遏邪而宣和者也昔者伯牙鼓琴也志在高山鍾
子曰峨峨乎高山志在流水鍾子曰洋洋乎流水斯
擬諸音者耳志以向之猶足警寓以彰類夫峽者山
之隘而水之激也實擊虛應不琴而琴入之耳而會
之心邪有不遏者乎邪遏則端念生和宣則躁心平
躁平則情一端生則美積二者由於琴而本於志故
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夫富貴導淫介冑起忿忿以
躁基淫由邪作劉子介冑人也爲錦衣貴矣兄弟世
祿富矣謂人曰呼我琴峽居士斯人者亦警寓彰類

者耶劉子曰吾燕人也嘗登琴峽之上目之岑巉聆
之泠然邪消躁蠲淫忿弗萌爰契吾志是故琴峽稱
焉號曰居士夫德成於警噫於怠是故是稱也吾亦
效夫警寓而彰類者也李子曰事異而同行者嘉乎
跡也行異而同情者修乎中者也夫介冑之於狙
豕富貴之於山林判矣乃劉子則曰吾如此吾如此
者志爲之本也亦美之由彰乎故曰完美而定情者
存乎志警寓以彰類者緣乎物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雪膏欽潘之恒蒐校

文類七之五 序

贈李九江序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送按察使房公序 送陳公赴貴州序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送童公赴京尹序 送陳公序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空同集

卷五十四

贈翟大夫序

送童右次序一十首

序五

贈李九江序

李君爲九江府三年而郡大治居無何懇乞致其仕歸乃進君江西右叅政歸自君治九江稔猾者遠遂無敢萌也曰官無如今守廉又明非公者縮無敢君干也豪傑仆於其嚴良者恃以安也上令設非其令違民好君執而不行讓言至君徃而爭然理勝爭卒無撓者令者或強之也君則毅然曰官可去厥不可

阿竟不行於是九江愬者不上之也他非令不至于
民民亦不知有他令非於是士專其業工賈坐肆盜
背其境農嬉南畝此植民之效也植則不擾不擾則
民附民附君乃君懇歸也又放君歸於是民始疑民
泣涕咎君曰夫自走省人事迄今頌白蓋目覩十易
守矣號稱治者非必君廉也廉摧則公銷公銷則明
夷明夷則威弗立威弗立則豪強不仆也豪強不仆
則良者搖六者殊途而相須誠如有能爭非其令
者乎卽爭能竟弗之行歟非令至則民擾擾則四等
各失其業民卽失其業不治走目覩守未有不稱治

空同集

卷五十四

二

吏遷也君胡不少柰而歸士解之曰嗟蠢哉民獨立
者危方上者災故非令不至於下而傲譽必騰於上
楚諺有之曰翦稊長穀言恩怨異情也故良者暴之
鬪也威者猾之讐也太明則闇忌秉公則私惡抱廉
則污讒何則物以反仇也君烏得不歸也或曰夫堯
舜在上巢父洗耳張摯二疏之倫談者尚焉故聖王
必有不可致之賢而君子必有不可縻之節而後淳
風可行也聞之羅公曰世號稱名流善文章說道術
深藏闇穆乃其心特養望市高以取崇位博鉅資
富貴耳於中非實有也一遇事變小則奉首鼠竄

則有不可言者矣茲其言雖激然要亦有徵焉今李君歸陟之以華階褒之以渥辭安知上之意不爲礪頑風懦舉而使履道知幾者勸哉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何君以河南左叅政而遷太僕寺少卿人曰高其地厥階縮重入乎或曰脫繁哉予曰拔才也以嘗歷試然亦漸耳旣入必重庸君往予謁天官公會公自西來謂予曰頃觀子元清理西北馬有巨才云夫子元才誠巨使握大藩柄敷化而弘載民汔康乎夫馬之政一焉耳拘而簡以君遷不優馬後民哉斯非諳夫

空同集

卷五十四

三

馬者也馬之登耗國之舒戚係之矣是故丘甸歲取閨事嚴矣數馬以對窶富占矣驟牝強衛斯臧輿魯阡陌成群漢以張矣是以兵戎之事顯碩佶閑詠者侈焉比足同色國者弗之捐也然古之人思寓馬必民也至有復其三卒免二丁者備矣而猶責之官何也政非人不行也故有張禹歲爲太僕而後天下以一縑易一馬今監苑無陳堯叟勒石之功茶馬非李杞蜀市之嚴而編戶馬有文彥博難耕靡息之憂卒有急則太僕每發帑金市之民今之民非嘗復而免者也遇市則昂其直直昂州縣官必區畫副之矣副

之而有不腴民者乎於是馬蔽而民亦大擾故謂馬
之政一拘而簡謂君之遷優馬而後民者非詰馬者
也辯者曰何君前清理西北馬嘗糾勢官私田湖益
馬歲入約數千金行期年矣然卒弗行也於時君復
有馬政之章畧曰私茶不絕勢鹽不革馬卒不登亦
未聞措之行今卽遷茲官能使馬遽足而民靡擾乎
夫道以志行官以誠守時非逆度知之而弗白非仁
當行而畏縮非勇相幾審方智斯立矣以君才誠重
庸君夫奚往不可矣而但馬政哉君察方岳諸公以
君行也思有贈於君而屬予爲之言予非度時誠守
空同集

卷五十四

四

送按察使房公序

行志者也而從之言以鮑子知我也

今孰不曰軒冕倘來物耳夫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
之衢以赴功名之會斯豈非吾所深願至欲哉然而
時有遇不遇故富貴者趙孟我者也得之非我加失
之非我損何也在外也及旣失之也則又率面目
無彩澤戀惜懊悔中怩怩弗休斯非所謂言是而心
違者歟大抵脫屣名利有三難奮激不顧一牽於妻
子二以官爲家三今欲一旦超乎三者視其官如塞
翁之馬孟敏之甌先幾勇止內無絀骨色不黠如窮

約靡悔斯其人亦罕矣故曰笑碎美璧動情破缶而况功名富貴之際哉故官爲家也官失而無家必曰悔不守井泉之俸牽於妻子妻子必聒之曰榮途百足奮激不顧者失其官鄉里人或侮之或其邦大夫過之不式時節不問遺必曰吾謀再起以泄不平若是者其去也豈誠由諸心者哉任丘房公爲河南按察使守一比法久而安矣無何上書乞致其事歸

天子乃許進公太僕寺卿歸公爲此內而弗謀妻子外而弗詢友僚書上而京師朋舊咸周聞也命下也人疑而驚詰公曰歸有家乎公曰薄田足以耕敝廬

空同集

卷五十四

五

足以栖家人安乎公曰安曰他日鄉里人侮公邦大夫過公不式不時節問遺公曰侮予何殆慢予何辱不去二者難必矣公拜命暨還儀度徐暢若有所負而釋焉豁焉若有需而獲也聞惜其去公欲弗自勝譽其高然若靡能焉若公者不謂超乎三者之等而其去真由諸心哉夫人性雖同而品則殊著易識而微難察自是有向欲去而怵於侮且慢止也必曰茲非若不去而殆且辱也有向欲去而牽於妻子也必曰吾效房公不謀諸妻子有向欲去而慮夫無家也必曰薄田敝廬易辨也若是者非公啓之而誰也故

君子謂公之歸有厲頑剷貪之功不誣矣公以進士歷郎中知府副使叅政諸官至今職唐相國瑄其先也而居任丘實自關內徙因是於予有鄉國之雅而省司諸公乃復屬予曰房公之去人士惜之然亦高之焉子盍贈之以文於是乎文

送陳公赴貴州序

陳公之貴州左布政使也爰自河南右使往焉往之日河南左使臧公偕左右叅僚餞之郊有舉觴勞陳公者再拜而言曰嗟遐哉夫貴州者古鬼國之域而西南之荒裔也不謂萬里哉陳公觴而酢之而再拜

空同集

卷五十四

六

對曰竊聞之王事無近有知道路之事者曰遐何難焉夫洞庭五溪天下之險也林箐吟吼劍峰指攢下視無地仰之無天苦霧蒸焉水則波濤靡際微風凜湧是險之至者也又草露蝨蛇之虞不可不戒陳公曰王生遇九折之坂叱御徑度狄相登羊腸之谷望雲徒悲故君子不以夷險異懷人臣不以非美殊志某也前嘗歷匡廬泛彭蠡北涉并代揚鑣鴈門之衢飛蓋白登之墟者屢矣然嘗浮洞庭踐五溪徧沅辰之巉極偏鎮之區蒙蒙嶽嶽犬牙相入者固貴之北隅也乃後復踰大庾登五羊返于江于淮于河以至

于河南某者未始困于險也而險亦莫吾困問者瞿然而變色曰嗟壯哉且子何以治夷陳公曰竊聞之雨露不擇地君子不擇人故鳥獸悅惠豚魚及孚忠信篤敬蠻貊焉行夫自貴之開邦也列帝敷膏于土諸吏宣承于下官御惟備巨小相屬立酋世長因其勢輕徭薄賦養其力左輸右轉贍乎用甲冑以威庠序以教錄俊登杰細繁大縻是夷而華者也某何敢以夷治也臧公曰吾與子異域而均責夫封疆之官其責有五訓養先焉一以持之守之以寬詳出允納宣明剔幽其庶幾乎陳公再拜而受曰旨哉敢不敬

空同集

入 卷五十四

七

承佩君子之訓於是李子聞之曰諸君可謂善祖行矣一餞而三物備或問何也曰送而恤遐而險焉虞仁也仕不避難重險不懼忠也別靡忘規陳責必五義也仁以樹忠義以行之益之以貞何事不濟是一餞而三物備者也諸君可謂善祖行矣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孫公爲都御史赴江西也以李子嘗官其地問厥宜李子曰僕鄙人也宜何知焉夫不自政而謀人政者妄也不自陳而言勇則其言無稽敢辭翌日李子與客論天下之政而及江之西客曰孫公撫斯邦也境

內獄省乎蓋其人嘗爲刑吏矣以平名又錄囚斯也然斯邦也賦其允乎豪必自天子摧矣自孫之爲叅政爲按察爲右使所政知之也李子曰竊聞之天下一政因地異施故政以位殊位由體立立體顯用藏諸其能是以米價之問智者曠曰牛喘下詢君子與焉故比條原情執而罔徇積孚而宛成者刑吏之事也懷矜剖疑義以斷例破堅伐幽錄囚者之志也公符宣委亟恤緩徵叅政之義也持明懸平靡屈靡撓重輕付之吏嚴民異按察之經也協寅敷誠可否惟貞右使之程也糾邪敷端屹然岳安百度貞焉都御史空同集

之賢也巍威履仁鎮危立利任怨而輕去挈綱而踈目踣猾而矜拙巡撫者職也昔予官江之西見右使者弗程也按察之弗經也叅者非其義行也私計曰撫臣必糾之然弗之糾也乃程也經也其義行也私計曰茲必敷之矣然卒敷之敷事巨曰三司如何咎也曰咎在攸司威武臨也若罔知聞也斯非鎮危立利任怨而輕去之道也及覘其日爲則簿焉書焉瑣焉屑焉矣耳故刑貴親太親則煩賦貴親太親則勞兵貴親太親則劇心煩身勞益之以劇則威不巍自用遺人則仁不廣仁不廣則拙不容威不巍則猾不

伏此所謂下行諸司務目而拋綱者也古之大臣不由也客曰某聞之君子異位而同功殊體而均効言有本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言無往不可也孫公之撫江西也予謂其獄省而賦允也非欲其太親之也自程而後程人之程自經而後經人之經也經以立程程以擴義義以定志志以幹事則何豪不之摧矣豪不奪則民志一民志一則重犯法重犯法則獄省獄省則賦可允賦允則盜賊不作盜賊不作則兵戢而無用此大臣之業而巡撫之良也故曰同功而均效者此也越二日左

空同集

卷五十四

九

使臧公偕諸寮來謂李子曰孫於君同年進者也同郎屬而嘗又共巷居其行也能無言哉於是李子以客問答語告臧子而臧子乃遂以李子之言告孫子孫子曰夫敷其義而弗指其事而顧宏厥辭李殆以言諱乎雖然非妄言者也厥言有稽矣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大臣之出而鎮也必在畿甸之外記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是也方伯之國去天子遠故不可不有出而鎮之之臣出而鎮之不可不假激揚繩糾之權故又不可不名之監故監者主控遐固

外顯寧而莫危者也。今真保諸府猶古三輔之地所謂王之畿也。乃奚取諸監而使之鎮也。此救時而順勢之道也。政要曰靡一一之又曰持衡之勢重則昂夫建本者未有不崇乎培者也。今使之鎮而取諸監者非欲畿內地昂且崇哉。直隸之府不相一非方伯國埒也。勢不得更無監故置監者又以一之耳。此所謂順之也。順勢以置監而監非方伯國埒之地則其體孤懸畿內近。天子則美醜易達一分以崇本重適以昂化非假之歲月不效故監直隸府視他方難也是以天子不易視監而監亦不敢視已易此臧

空同集

卷五十四

十

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茲獲歟。昔高皇帝置監也專任御史巡未始煩大夫也。至今議者每私謂巡撫之官非祖制斯見弊而不見時者也。彼徒以彼非便宜材也利已靡任怨曰俚俚冀轉擢遂以爲不必煩而不知按者守恒者也撫者濟通者也恒者一於法通者兼乎化且今之撫者誠如召之陝以東異之關以西也亦何寧不之顯危不之莫而矧遐與外之足憂也夫真保諸府古河朔之域而武悍之國也西臨阨塞三關據焉已已之變賊嘗抗刃飛狐而飲酪倒馬矣日者流賊之起也夷恒山之堞而焚易水

之臺者幾矣是其地內而外邇而遐者也與古之畿
例異而事兼夫以昂化重邇崇本一分爲已任而益
之以內外邇遐之兼此臧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
茲獲歟古人有言曰圖治於難言不可不慎也今以
臧公才望此官此地然常自曰天子不易視此官
此地某亦何敢此官此地易行也可以側耳風政矣
先是孫公以右使爲此官江西臧實偕群寮屬予文
乃予今不得不文於臧者其義猶孫也

送童公赴京尹序

童公之爲順天府尹也以河南左布政使府於省體

空同集

卷五十四

十一

亞尹視使品殿然非名使罔尹擢非大名使卽尹罔
北也斯非內重外輕義邪童公之爲左使也幾三易
年矣擬擢公都御史暨卿者屢矣乃竟擢公尹又北
也非以公名使又大者邪天下之勢地近則難制荷
重則難力體雜則職易撓順天者古京兆之地而尹
猶古之尹也輦轂之下禁糾盤錯動干貴豪募謀於
幕朝誼于朝所謂河南帝城當近臣斯謂近而難制
民之受病譬如木蠹朽自內始勞者欲息瘵者欲瘳
禁邪祛害一趨同俗邦畿旣熙四方是承厥機惟尹
尹之輕重畿甸以之斯謂難力夫尹卿相之次也

書期會猶云有司故其體差異史云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專而治者也今之尹若是乎斯謂難職處三難之地誠非大名使不可而以任公則公之素不推可知矣予嘗竊論天下之政惠流威立信執義斷非通弗濟有容乃大故體心悉情布慈敷溫猷朴靡施此可言惠而不可謂之威端嚴廉厲望之肅如邇慄遐懼此可言威而不可謂之信令行禁止畫一靡移此可言信而不可謂之義破幽剖疑不吐不茹苟有弗合死生以之此可言義而不可謂之通曲成委就從之弗失已違之弗取怒此可言通而不可謂之容法

空同集

卷五十四

十二

坤之藏準師之畜含垢掩疾不動聲色綱舉目清有斯六善而後三難可行也何也尹也者卿相之次也故其器常患不洪然猶有司也故其才常患不通而又益之以義信兼之以威惠此天下之良也童公有焉尹不足爲矣公健爲人也以進士歷都給事中叅政左右布政使擢今官云公之擢今官也三司諸大夫飲餞于公分燕于私備矣已而相謂曰伯叔倡和載之詩回路相贈述之禮言昆弟友朋非言莫申也夫察也者義猶昆弟分則友朋者也於是相率徵言于李子李子曰夫童公者予知之素矣是卿相之器

也有六善焉尹無難爲者矣

送陳公序

陳公以河南按察使而陞山東右布政使捐訊鞠典
敷布遠刑獄就錢穀去糾擿司科催前以法今以教
法主義教主仁是陞也階崇而職異矣於是問李
子者曰君子有遺慮智者無兼能陳公固才臬將復
才藩乎李子曰考來於徃察隱於彰故徃者來之證
也跡者心之應也陳公嘗爲令矣才令也爲御史矣
才御史嘗按察副矣才按察副而又使矣而又才使
則今不才藩乎竊聞之君子異位而同體異體而同

空同集

卷五十四

十三

功異功而同心故藩臬臺邑者位也卑崇相承寬嚴
以之者體也仁宣義決視履熙載者功也然發之才
而由之心故跡者心之應也夫牛羊之於人末也昔
者奚飯牛式牧羊也移之官奚以秦霸式爲令才斯
何也通也通斯同同斯功矣是故邑可也臺可也臬
可也藩可也如孔子委吏可也乘田可也中都宰可
也曾司寇可也斯所謂證諸徃者也不然必自計曰
吾奚藩奚臬奚臺奚邑官至而後習斯學養子而嫁
者也故同者由之心者也異者卽乎事者也功者證
乎跡者也體者存乎位者也通者貫乎一者也問者

曰若是則陳公進而卿不爲名卿乎李子曰名卿哉
曰名相乎曰有本矣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何公以都御史巡撫我土再歷年乃有今命益出臺
而就曹輟綱維而佐水土者也以階則六佐爲崇以
官則司空古列之三公以職則今散而前要以地則
北重而南輕矣是時何公年將耆尚未子會又喪其
夫人乃公懇疏乞歸或問李子何公歸允乎李子曰
弗允曰奚知其弗允也曰以公之德之功知之竊聞
之爲而靡撓之謂執同而罔隨之謂介小而容之之
空同集

入卷五十四

十四

謂恕存而念之之謂厚諾而終之之謂忠先而鑒之
之謂遠優而俟之之謂大斯七者古所謂德之經而
政之所由行也是故是人也治朝之所必庸是以在
下則陞在上則旌在野求之在位明之夫何公者德
而位乎上者也方將明之歸何可得矣在乾之九五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今皇帝繼統也乃夙夜思德
焉庸而慮之曰爲矣撓乎同矣隨乎小或罔容容者
厚乎厚者思乎忠而遠乎遠而大乎旣見之而庸之
矣八坐克矣乃又慮南有位焉若曰不仍虛乎若是
則何公者卽懇疏乞歸無允之矣或又問功者何也

李子曰竊聞之政外無功故執則法立介則類分怒則愛擴厚則惇積忠則衆附遠則器洪大則量富量富則大事斷器洪則承荷堅衆附則易使惇積則易親愛擴則惠澤流類分則善惡別法立則紀綱修以是臨民無往而非政以是爲政無往而非功矣故曰政外無功曰日者齊寇犯我東鄙也飛箭滿眼炎燄晝赤淮泗河洛之間詢詢如焚而公乃仗鉞卽戎指揮而平之斯所謂折衝尊俎者也及其明之也乃水土焉寄何也李子曰君子之政始諸身以加諸民曷爲弗成曷用弗功詩云右之右之無不宜之是也何

空同集

卷五十四

五

公嘗爲縣矣而縣焉成嘗監察矣監察有聲爲郡爲臬爲藩矣以郡以臬以藩名斯足以觀政矣何也德爲之也故忠其衷也厚其徵也恕其行也執其操也介其節也遠其期也大其規也斯古所謂德之經而公之政所由行者也是故重輕之者時俗之論也南北之者急要之心也明天子固且詔公入矣公行之日三司群公餞之郊公曰幸問言於李子於是群公乃造問李子而有斯序

贈翟大夫序

翟大夫者河南按察司副使翟子也翟子爲給事中

也劾章怒樞要坐是出補僉事僉事雖大夫然銀青而諫垣出是官也時眼恒卑之於是人咸謂翟子危或教之曲解乃翟子則顧毅然曰得不得命知不知人非其道以求之君子不爲也况求之未必得哉居無何樞要者去於是翟子進副使階中順易銀以金換青爲緋褐蓋驄馬英英赫赫奕如而巍如於是人則又咸爲翟子賀乃翟子顧又歔然弗之居也曰夫君子之誣也非以捷徑也其進也非恃幸也是故居盡吾職焉已毀譽何知吾量吾力焉已進止聽之故法者不任情以出入君子不低昂以徇時是故翟子

空同集

卷五十四

六

蒞我邦也吏嚴而民降罪之靡寃訟者寡怨行之三年令問彰顯夫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或問翟大夫何以賢也李子曰人也殆有真貴者也夫有真貴者必有至質有至質者必有浩氣故氣者稟也質者成也貴者徵也今夫松栢固世之謂才也然斧之則析撓之則折火之則灰水土則朽乃若金玉之爲物也從革罔渝瑟溫而栗煉之愈赤寧碎靡蝕斯何也其質至也是故天下之言貴者未始不之歸也故詩曰金玉其相傳曰金聲而玉振之夫文孔者古之大聖人也而贊之者必曰金玉金玉固知二物者天下之

貴也夫瞿子者誦法孔子者也又恒自曰文王我師
以是觀之殆有真貴矣人也其質至也其氣浩矣夫
是則瞿大夫之行焉已大夫其名某字號青石子昌
邑人也其爲副使也則嘉靖二年夏也

空同集

卷五十四

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菟校

文類七之六 序

贈郭侯序

送陳汝州序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穎上序

送梁處州序

送李德安序

送喬太常序

送程南昌序

送何職方序

送馬布雲歸序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右次序一十首

空同集

卷五十五

序六

贈郭侯序

郭侯爲開封府同知三年人曰郭次公陞矣已而果
陞而爲汝寧知府人曰郭公將轉而爲開封已而果
又調而爲開封李子曰竊聞之三王不沿禮五伯不
襲智是故政也者因民而爲者也故順時者致昌者
也信誅者審方者也俛志遲迴者後時者也今郭侯
爲開封也於斯三者何由焉且夫順逆者勢也大小
者形也彼泰阿鑊鄒於人非不利也設倒其柄則玩
而不畏故曰徑尺之魚不遊於蹄涔橫海之舟不納

於江河今論者不察乃輒立議曰郭君必以其爲同
知者爲知府又曰必以其爲汝寧者爲開封是何異
於膠柱而鼓瑟者哉且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
爲至易知也夫開封者史所謂車馬之湊四通八達
之衝也于今則有監守之臣有臨轄之司有諸王之
國其屬城則四十有三其賦訟徭役勾幹簿書之擾
蓋奚啻十倍于汝寧而又日僕僕跨鞍馬奔走逢逆
如是而其勢能盡如爲汝寧否哉且夫寬猛者人之
所時有也孔子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然而肉刑雖
三王之勢不廢此又何也故居上不寬孔子以爲不
空同集

卷五十五

二

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卽誅其亂大夫卯故曰寬于良
嚴于猾寬主恤嚴主戒今郭侯將爲寬者邪抑嚴者
邪諺有之曰近火先焦開封近火者也百姓煢煢嗷
嗷難堪矣蓋其地人衆雜人衆雜則其俗易偷而善
造僞吏隸胥史之徒又輒相鼓扇益盜奸卽蹈死地
罔避懼彼其乘肥馬戴貂帽著文綺衣者蓋種相接
也大者白手置田宅與豪富埒矣此其責在知府邪
同知邪余故曰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爲至易
知也且今人誰不謂包拯歐陽脩相繼爲開封也蓋
拯以嚴峻起及脩代之用寬亦起夫二子者固並所

謂有道仁人也乃其治同功而異義乃又並顯盛傳世由是觀之爲政各任其性用情能附實則民亦易化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論者乃顧又謂郭侯必用其二不然且妨於政豈不謬哉

送陳汝州序

陳子以鈞州同知陞而爲汝州知州李子聞之色沾沾喜幸曰夫陳子前爲郎中矣至彰也然豈料其左而卑也今之爲汝州卽非彰也然關諸天下不細也夫天下事勢譬之弩也而其動則猶機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霜之於堅冰相遠也動乎此而應

空同集

卷五十五

三

於彼乃若是神何也此不謂至微至微者邪故曰知幾其神乎夫陰陽善惡君子小人未嘗無類也故陰陽者形也善惡者行也君子小人者朋也形不獨立行不特成朋無逆從是以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而於否之初亦云故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朱博雖賢必俟其友乃結綬貢禹卽非不肖然不能不因人而彈冠由是而觀方今無朱貢之徒則已誠有朱貢之徒聞陳子興有不彈冠相慶者邪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且今人孰不欲富貴假令陳子巧詐善宦卑

卑與世浮沈或富厚多金王貨財無論一知州卽令立致卿相大夫余何所喜幸焉陳子人品道德誠足爲天下喜幸卽令隱約終身予願爲之執鞭不辭矧今爲知州矧將彰而爲卿相大夫記曰力田不如逢年喜仕不如遇合今陳子亦謂之遇合者哉非邪鈞州知州李君將有禮於陳子念獨余與陳子故同郎中也爲友而又故知陳子於是俾來謁余以文曰邦彥不幸不獲交於下執事然知天下有先生久矣敢爲吾汝州請然予聞李君亦令名豪傑人也因并告曰陳子行君亦可以彈冠俟矣

空同集

卷五十五

四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潁上序

兵刑天下之忌器也然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兵一日而無食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何則專其事則有緒而易理責衆則勞倍而鮮功昔周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可謂極治然猶羽旄章于禮器干戚存乎樂舞兵車藏于比閭故曰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當是之時四夷賓服干戈朽於武庫然猶歲終計盈縮九年論耕畜故曰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一日而無食及其立官則

司寇司刑司馬司兵司徒司食故曰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今按察提刑官也蓋之以軍馬城池則司馬事也又墾之以屯田則司徒事也是故其境內刑有弗允以問司寇司寇乃下而問按察兵有弗修以問司馬司馬乃亦下而問按察食有弗給以問司徒司徒乃亦下而問按察按察所主之境地誠狹也兵少也屯寡也猶之可也今李君主穎上之境其地跨江淮邊四省而犬牙民健訟而善潛非必巨獄以隔別雖小亦頻年無了期李君信善刑然能使之咸允乎蓋所轄衛兵率萬計其官率各奴戮魚

空同集

卷五十五

五

肉之又素跋扈稍繩則亢大繩則訐更大則計脫之君卽善兵能必其無不修乎又屯田疲弱不盡墾豪強占膏腴租入或於私門逋欠積而牽連李君卽善調食然又能必其無不給乎余故曰責衆則勞倍而鮮功雖然得其本萬事理李君固明恕剛慎人也識高而變通夫明恕剛慎者政之本也識高變通者才之緒也以此治事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乎且君故爲司寇屬至著也又出而知陳州矣此所謂賢練之吏也如此而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吾弗信之矣今天子夫夫明斷方祛故布新他日或問江淮間刑於

司寇司寇誠對曰允矣問兵司馬誠對曰修矣問食
司徒誠對曰給矣又咸曰此兼衆責而能功者也則
君不謂之得其本者而誰邪三卿者佐令天子用
之天下者誠皆有本者也則刑不可使之犯兵可設
而不用食可無不足也此所謂聖王之治也

送梁處州序

同年者擢同年同部者序而送焉義起也蓋惟我癸
丑之在吾部者爲然癸丑之在吾部者前後三十四
人十二年間擢者二人又皆治郡亦寡矣前劉岳州
徃王叔武首序之茲應樞徃處州僉謂予當序夫序

空同集

卷五五

六

叔武備矣予何能復言然竊見自內補郡者恒怏怏
不自滿非謂郡劇且勞而其勢有不獲盡專者邪夫
以金緋坐堂上州縣吏承風走役悅則利怒則威一
郡之休戚雨暘寒暑山川鬼神之食惟守主也而按
訊有推官收逋有通判兵戎有同知亮工分職各具
成案而決于守守可則喜否則懼如是而謂劇且勞
而不獲盡專焉者何邪守誠曰是侵吾掌刑吾刑賦
吾賦兵戎吾覈僕僕案牘間日不暇給疑推疑判疑
同而不之信而是三人者皆將歛避退縮雖有能靡
所自效於是事有所不舉矣監者入其境則曰守誤

之守誤之挫辱抑厄以衄其鋒州縣之吏觀望狎玩不復有所警飭亦宜矣如是而欲專欲不劇且勞可得邪夫三者達之天下者也應樞是行將自刑自賦而自覈之歟抑付之前所謂三人者而可否之也應樞入吾部歷試八載聲稱滿人口性坦達無較是故天下之器於一處州何有處州在萬山中民質直簡訟蠶歲三四熟其租易辦卒伍句擾亦亞于他郡前三人者且各易爲力而賢如應樞與之決可否而行之其郡不大治雨暘寒暑不時山川鬼神不享不佑有是理邪然此特予所竊見者爾不敢不爲應樞告

空同集

卷五十五

七

他則叔武備矣

送李德安序

李子同年進士曰李宗乾者以戶部郎中擢德安知府故事同部擢同部同進士者爲言贈焉於是李子謂宗乾曰德安非古名郡歟是在雲夢之間矣其地高山廣藪利耕織樵牧水者捕魚蝦宅舟楫然其俗輕悍而健訟君子則多機術把制人是楚之遺也子往何以爲政宗乾曰其信乎立于信措于敏昭于斷與厥休息如何李子曰善哉備矣宗乾曰何以益我曰無已則寬乎綜密以輔之乎且兩漢循吏子以爲

孰優宗乾曰無踰黃霸曰霸無赫赫之譽若趙廣漢輩所爲而天子賜車蓋黃金下詔褒譽人到于今稱之弗替非用是道歟當是時昭帝立幼大將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是豈無見者歟夫守近民者也日理民爲事顧率務體格靡所司察觀霸所爲亦可以少省矣霸治民雞豚穀馬米鹽煩碎之務罔不精力其所大木某亭猶子尚應口道之况其他者歟今之守能若是乎宗乾於是起謝曰吾性剛不柰事事微子之言吾幾不政矣李子曰夫剛乾之質空同集

卷五十五

八

也陽之用也是故綜非剛則墮寬非剛則弛明非剛則苛敏非剛則息信非剛則變夫剛美德也吾子何患焉宗乾喜誦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乃再拜登車而別

送喬太常序

元年春 天子肇祀天地既合群神于南郊乃復遣使祠天下名山大川暨古帝王 宗室王墓告始也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瀆曰河海曰西海帝曰媯曰湯 宗室王曰晉曰代曰藩則吾友太常少卿喬君往侍祠建節行蓋道并

陘沂太行南並蒲坂反于太原北抵鴈門雲中歷數
月乃還徃反蓋數千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始
踐位祀之巡守至其方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
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
攝天子祀事而匱帛載御祝與百神抗禮矣祀之義
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尚賢三曰展親夫晉代潘所謂
文之昭也媯湯古之神聖人也河海霍望也於是時
將 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有事邪太常
掌百神之祀素行無醜於神明又晉之山川所生也
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邪是故孔子曰我祭
空同集

卷五五

九

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不植
牲牢贖瘠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 天子踐始遣
俊臣徃修禋事如是而復雨暘愆期甘澤弗降神曰
失職賢曰助慝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若是極乎
子行矣予於是望之矣

送何職方序

今之所謂賤丈夫者非薪若瀟字至其道山澤之事
雖善方輿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
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
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疆異而界

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戟劍楯矛鋌弓弩之施又相釋
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彼坐高
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
克一一中哉趙克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
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邪
新 天子卽位銳意戎政乃 敕司馬卿屬數馬于
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柳陽何君往君少年負駿
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爲長茲奉 璽書踐萬里之域
異疆殊界將靡所弗涉竊於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
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予間叩之曰吾得其
空同集 卷五十五 十

形焉踰年又叩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
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三
鎮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
有能詰之者否邪予于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
悲君幸勿諉曰吾之行數馬焉耳矣

送程南昌序

正德元年秋九月戶部郎中程君拜南昌知府之命
是日朝士夫咸歎息爲君惜謂君守南昌弗宜其言
曰南昌省下郡俗機狡健訟君非法家者流性簡靜

鮮事事又恒疾信若是南昌不置守乎夫天下性同也南昌之人獨不守同乎守之於民以分則帥也義則師也親之則父若母也父母師帥不可以機狡逆其子弟子卒徒而爲之守者以之逆其民欲民之不機且狡得乎假令程君斥簡以徇擾擯靜以徂暴治其民而民從之且猶不可而况未必能治治之未必從乎且天下之事不能皆試而爲今舉其大若要者錢穀甲兵訟獄三者而已必欲其皆試而爲必從事於衡石矛鉞桎梏之細而後稱司農司馬司寇之位設終身不爲司農司馬司寇而前三事者將終身不空同集

之諳乎程君固未始試司農者及仕爲司農屬卽赫赫以能著稱今往理郡訟有不著稱者乎父母之於衆子有訟未嘗不斷斷之必當者其視均也有不是未嘗不撻撻之不怨者其愛等也非均且愛必不能服其子之心惟師與帥也亦然君苟以施之子者施之南昌之民南昌之民必治治則不爭不爭則化則其功易叙當是時莪冠坐堂上百胥羣姓奔走承奉于下豈必強力者而後能邪故曰操簡以御衆居靜以制動此天下之政也予於君官同部又同進士不宜無言以別會曹長胡君伯雍合群寮友以文見

屬遂發其所欲言者如此

送馬布雲歸序

馬君布雲主事戶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
既醜爲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
期會爲事其何言之能爲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
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
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爲中書舍人九
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
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藉藉稱
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所謂言迂而道違者也而

空同集

卷五十五

十二

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
士大夫以官爲家進退之義擯而不講於是有老死
于位而不悟者穢行詭迹之士遂宴然行列蒙詬詈
不顧甚有病卧牀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
事事則已苟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
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
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爲賢矧無可去而遽
去邪夫宦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
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布雲茲
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不樂

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義少失意於科第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雖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填塞路衢道旁觀者咸歎息爭走覩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爲至榮幸事邪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訪延失得故

空同集

卷五十五

十三

每語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天子幼冲煢煢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天子廉公有決志故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爲俊偉烈丈夫邪爲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若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爲

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
其榮貴利達爲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
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駢駢至也先王之訓人也
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
以時消長形焉故亡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
者有一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
賤之也故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于去
何不可邪公前爲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爲大
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
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

空同集

卷五十五

十四

公之謂矣既相率祖公于都門北地李某乃爲之序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六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七之七 序

贈豫齋子序

贈蔡濟之序

贈王生序

贈余思睿序

贈汪時嵩序

送史泰序

送嚴世臣序

贈王弘化序

送左載道序

章園餞會詩引

右次序一十首

序七

空同集

卷五十六

贈豫齋子序

豫齋子者歛鮑氏輔之號也鮑氏三歲而喪母十六而商中年出分五十而行成家就君子謂其行有合於豫於是字之曰以立言凡事豫則立也又號之爲豫齋子言其立本諸豫也或問李子豫有說乎以加鮑子李子曰豫有四義先事而備者貴其幾居順而防者戒乎逸旣成而受者羨乎享隨寓而遷者用乎時在易之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言幾也先事而備者也然在初則鳴于三則盱于五則疾于六則宴何也斯所謂戒也故不幾不知不知不戒不戒不享

享者何也二之貞吉四之盍簪是也然必由于戒何也時與位殊也夫天下未有不生於憂患者也鮑之爲人也未形而識微垂成而慮患大諦而小詳情深而意遠乃其商也察低昂酌常變齊盈縮審棄取故其利恒數倍而鮑之分也二百金耳十年乃有金二十百然皆分內無刻削損心之行斯何也先事而備者事無不濟者也斯豫之幾也然它商利則率侈華盛以明得意鳴筆竿挾妖豔策肥茹甘乃鮑子則顧益務實守約不鳴不盱不疾不冥語人曰官怠於宦成病加于小愈家毀於縱財耗于奢故其日費有經

空同集

卷五十六

二

歲計有紀久於外不近婦人亦以表範於朋儕斯所謂居順而防逸而能戒者也故其貨積身安子孫成立年近五十言行重于鄉評斯不亦享矣乎是故君子與焉稱豫齋子豫齋子云乃鮑子則又仁藏而義顯往往濟急而扶危以爲自事李子曰予觀鮑子之行而知豫之道該也何動非順何動非時順而復時乃何行不成矣歛君子曰鮑之父殯也久矣而輔也匍匐山林竟獲地葬焉斯亦順動之一歟李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鮑子其得天者歟然由諸豫也是故稱豫齋子

贈蔡濟之序

蔡生鏊中武第歸李子喜造焉已而歎曰析薪有理
導民有以蔡氏之謂哉予於是知國之有紀也昔者
先王之導民也不欲其獨文也是故生而縣弧長而
佩劍隙而蒐狩敵而戈矛然又不欲其獨武也於是
迪之詩書習之俎豆軍有軍禮射有射爵是故其禱
君也曰允文允武臣也曰文武吉甫言不貴獨也後
世典用既殊猛愞各途逢掖寡斷介冑愚粗位之兼
材迄於有今制定科興策收射徵遂使彎弓兜鏊之
夫有揖讓折衝之能是故據要擁纛綏內和戎匪官
空同集

卷五十六

三

之曠有紀之證也然蔡氏膺之厥子是繼詩曰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蔡之謂哉左史王公曰鏊之鼻祖挺
自行伍連帥有聞施及厥父四世矣鏊之祖往訓之
家曰慎爾戎事無忘厥文鏊之父又謂鏊曰小子勗
哉爾祖有訓是故鏊之父兄弟竝興文武各第立幟
揭幟雙壁是輝鏊今繼之厥後足占矣李子曰被風
者偃得源者永國之導風故其行速家之導源故其
獲深微王子予詎知蔡之能家也封丘黃子曰李子
善言國紀王子善言家訓雖然遺厥本矣匪德弗承
匪德弗啓西疇公儒雅弘裕秉直而布誠忠上而信

下具茲五德矣是兼材也有子如鑿宜哉

贈王生序

夫華池西鄙之砦山也其俗牧樵衣裘氈不識文字其地苦寒其人民零散而艱難然其地顧產王生王生者則詩書衣冠徒也余之寓華池也在弘治丙辰丁巳年其時王生始遇余而從之學夫王生起家非衣冠故族也無詩書之世業也窮僻寡陋鮮同聲之胃也一旦棄牧筆豎褐挾冊書從予學是謂耀至寶於污穢之鄉秀芝蘭於叢棘之中卒奮巍科致身顯名豈不謂異常之士哉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巳王生自京師還而過大梁見余然猶爲青袍生塗路坎坷於是告王生曰竊聞之富貴在天行藏有命久速有時古之人不有起自寄食牧豕而身爲將相者乎豈其始才知弗人若哉亦時有遇不遇耳故曰雖有至寶自售則輕芝蘭逢春香乃發生故不務修己而求富貴者謂之違天藏而求行者謂之逆命久而求速者謂之悖時斯三者君子不由也子之歸亦修己以俟其自至者矣耳王生曰夫孤立鮮就獨行無成余處窮僻寡陋懼不修也乃今聞教矣

空同集

卷五十六

四

贈余思睿序

夫舉其身而豫能自知焉者寡矣故壽夭吾不得豫知其壽天疾病吾不得豫知其疾病禍福吾不得豫知其禍福子孫吾不得豫知其賢不肖故欲吾壽戒凡戕吾生者已矣欲少疾病不爲諸致疾病者已矣欲寡禍我不爲禍端已矣欲子孫賢教子不爲不賢已矣我教之不爲不賢乃仍爲不賢也此下愚不移者也古之人有焉丹朱商均是也我不爲禍端而或禍我也此無妄之災也若孔子厄宋甍曾子避越寇是也不爲諸致疾病者而疾病也此謂之命也冉伯牛是也不爲凡所戕生者而弗壽也此之謂天也顏

空同集

卷五十六

五

回是也夫六人者皆大聖而大賢而其遭乃顧咸若是夫余思睿欽之田野氓耳未必有聖賢之行也今其三子皆克家是不爲不賢也夫各八十餘歲是壽者也然又康強是少疾病也生無災厄是鮮禍也則何也李子曰夫天道好生而福良人道積善而有慶故人不必皆回能弗戕其生雖有不壽焉者寡矣不必皆伯牛能弗爲諸致疾病者雖有疾病者寡矣不必皆孔曾能自不爲禍端雖有禍焉者寡矣不必皆堯舜能教其子孫不爲不賢雖有不賢者寡矣故曰大小之應捷於影響今思睿兄死無後不利其財

事其母以孝聞非自求福者乎寡慾慎躬非不戕生者乎且又何疾病矣躬行率其子孫非教之不爲不賢者乎故曰人有必壽必壽而不壽乃始曰天有必不疾病必不疾病而疾病乃始曰命亦有必福必福而不福乃始曰無妄之災教之有必賢必賢而不賢乃始曰下愚不移故曰影響之道大小以之處常則雖微必應遇變則聖賢不遭嗚呼善觀思睿者其知天人之際乎

贈汪時嵩序

鮑輔氏告我曰欽有淳行人汪時嵩者於輔外舅也

空同集

卷五十六

六

而今六十矣輔聞之六十始壽夫壽未有不文以彰也而彰也必賴於名文敢請予曰未同何言爲夫不知其人而頌之者佞也敢辭鮑曰時嵩可以文者五焉予曰五者何也鮑曰汪鉅閹也系出越國公華而時嵩祖號碧山翁者以文行稱嘗樹桂堂前桂至今存也以是厥里名叢桂云斯亦足以呼喬木家矣夫汪閹鉅而繁人而時嵩長於其行至百三十人餘焉長而義鮮不悅也夫勤儉和審四者士之優也而時嵩有焉是故以商則順以耕則獲且今喜談而樂道

者非謂久而同居者罕聞哉而汪氏同門出入內無

間於人言今十有一世矣予曰嗟予聞諸君子禮以義起文由譬闡行以類求故人情莫不有親親之莫不愛焉愛之必祈之曰百壽不已必曰千壽又不已曰萬壽壽之而假文焉行茲非先王之程也然厥義存焉甥舅者婚姻之經也推內之愛以愛其所生而文以壽之禮也故曰禮以義起鮑君足當之矣夫文者託物以宣者也故古之壽有曰日者月者山者川者岡者陵者松而栢者凡以達愛焉已矣適有叢桂於是作叢桂之歌歌曰有樹偃蹇兮堂戶君有瑟兮胡不日歌以舞金昆兮蘭孫沓以進今朝歛篋兮暮空同集

繫鼓斯亦取譬闡文達愛之義焉已而聞之者乃曰李奚篤於時嵩夫子賤取斯于魯賢尹公擇友於學射王謝門閥朱陳世姻非其類者固鮮有聚者也鮑之父時明者誠孝而著行君子稱焉而輔也靡較凡貨孤立而潤屋推計其姻門時嵩壽譽五者足徵已故曰行以類求者此也鮑又曰厥父永實生二子長則時嵩時嵩配程氏孝敬善握家有二子二女孫三人云

送史恭序

驛有舟有馬兼水陸者兼舟馬其最著自京師陸行

南皆大驛大驛有南馬其丞與州縣長吏埒富次則
自京師水行不然逮陸驛甚陸驛非閣大臣及權力
所役使不得除卽除不購不得以爲常人亦不之怪
也史泰以陝西承差至京師不得爲閣大臣及權力
者使及除貧又不得購於是除平望驛丞平望據水
僻較之自京師水行不逮又甚臨行意忽忽不樂予
謂之曰子聞周官乎周官雖卑未如遽傳牧廐各慎
厥職惟厥賢故天下大治昔者單襄公假道于陳以
聘于楚謂其候不在疆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占其國
有大咎曹之候人何戈與役能稱厥職詩人歌之今
空同集

卷五十六

八

之驛卽古遽傳寄寓施舍丞卽古之候也且若等向
非齊民邪以承奉奔走之力 天子錄之俾列在末

官豈謂思與州縣長吏埒富邪何爲忽忽至此史泰

曰今號明經居尊官職宣助教化乃日務富厚蓄金

帛爲子孫計夫驛至卑也丞至末也奔走承奉之職

易稱子何望之過哉予謂之曰人之美劣不係官之

崇痺古之人歌之咎之獨非此等官邪假令若等不

慎且賢卽已誠慎且賢孰謂無助于治哉法驛丞得

捕邏境內錄其績夫平望盜藪也輕舫利刃出没雲

濤煙浪間至橫也子西北人也壯膂力精騎射卽其

所事豈直奔走承奉聞邪史恭曰然微子無所聞教
史仲成者永樂間都御史也有風裁慶陽安化人恭
其孫也恭於予有瓜葛故於其行爲之言

送嚴世臣序

教人者固教於人者也其始教於人也見彼嗜酒喜
賓客怠厥事諸生以所業請輒置諸案上不理數日
再請曰姑徐徐再請乃不得已朗誦一過指示之曰
某善某疵某不愜吾意更爲之更爲以請亦復若是
因循歲月計餽遺腆薄爲憎喜有它故輒取憎者而
撻之諸生信謹厚有不退而心非者乎夫吾旣退而

空同集

卷五十六

九

心非之矣它日以所教於人者教人可乎蓋教官卑
而祿薄俯仰不贍鮮有弗蹈于是矧鬱鬱衰邁之士
竊升斗以苟朝夕彼始雖心非其人而終不自持者
豈少哉嚴君世臣少好學負大志累試有司弗偶年
踰四十始取賓貢拜大名府教官以歸君曩在諸生
列端方雅飭見禮於其師師有弗義輒從而爭之人
謂君它日必爲良師茲行也其不以教於人者教人
必矣其終能自持也較然矣予旣重君之爲人又喜
大名得良師作送行序

贈王弘化序

弘化湖西人侍其父地官大夫北學于京師去歲則
從其外舅康大夫館于汴館禮既成將復學于京師
暇日因谷生者來顧余曰願以言請余席未暖且北
行况未同而難言辭謝不敢受弘化五顧余而意益
堅以書諷谷生者至再至四夫弘化之好予言亦至
矣弘化少歲有俊才出而壯觀往來燕趙梁宋間車
馬僕從光耀氣焰意者恐人不肯言而乃屬予言之
歟夫當是時誰不願因言託交于弘化因弘化託交
于其父其舅弘化第未始有請耳庸有請而不言者
乎顧獨懇懇于未同而難言者予固謂弘化將求益
空同集 八卷 五十一

於是行也弘化陶成父舅師友之賢覽都會文物之
盛所以修于身見于世者宜無不備而復求益焉何
歟余不幸學古未成反戾于今質劣以阻合踈散以
招謗方恐懼退畏以求自新雖有一得弘化能相信
不歎予故因谷生致意曰願弘化行其所學求合于
古而不必拘拘於今是行也請于其舅其父再請于
其師以予言爲何如也

送左載道序

君子之仕也非爲人也人之望於君子非欲已悅也
然舍是二者則難乎免於今之世令卑而近民者也

卑則易凌近民則難稱易生忽難生畏夫苟忽之矣
雖無心於已悅而稍不如意則怒苟畏之矣雖無心
於爲人而稍不如人意則沮斯二者勢也及其弊入
境觀逆入邑觀趨去則觀所將苟無一失于是稱之
曰良令良令匪徒稱之又從而薦之爲之令者惴惴
焉亦惟恐失諸是以爲之辱故凡可以悅人者無不
爲矣如是而謂令不古若尚安咎哉昔子路治蒲三
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忠信
以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吾儕誦法孔子者所
望諸人與所自爲乃若此無惑乎令之不古若也左
空同集

卷五十一

十一

君載道舉進士拜永年令人亦不之悅銓司聞之曰
不爲人者必能爲其民盍再試焉於是改太康令三
年邑果大治上其績於銓司銓司喜曰吾聞若令一
而民聽所謂敬以信者邪又聞若務大體靡所苛察
然自其治邑境內無冤訟所謂寬以斷者邪設有未
至亦吾夫子之徒也大嘉異考上上嗚呼世有特立
之行苟無深知而能免焉者寡矣君子而好古者觀
於載道亦可以自慶也夫

章園餞會詩引

章園之會賓一人升之主三人元瑞庭實其一予也

園主一人千戶倫是也亭設四几上三下一升之居
中予以齒居左皆專几元瑞庭實則共几而坐元瑞
居庭實左下坐而北向者園主也時升之報政將歸
贈留之言皆不可少予誦杜甫千章夏木清之句爲
五闕令侍子拈送焉予卽得千字右旋而成句人人
大賞異蓋數之適然如此升之旣得闔義難輒避乃
以次書之云曩予會升之河西關有傾蓋之雅是時
升之書學歐陽詢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爲唐也今
其書若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爲六朝也說者謂文
氣與世運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
空同集

卷五十六

十一

書之法至晉遂亡而李杜二子徃徃推重鮑謝用其
全句甚多梁武帝謂逸少書如龍躍虎臥歷代寶之
永以爲訓此又何說也今百年化成人士咸於六朝
之文是習是尚其在南都爲尤盛予所知者顧華玉
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習而尚之固宜庭
實齊人也亦不免何也大抵六朝之調悽宛故其弊
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
下維擇擇而取之存諸人者也夫沂流而上不能不
犯險者勢使然也茲欲游藝於騷雅籀頡之間其不
能越是以徃明矣予好文而未能竊以所嘗自規者

爲升之告試質諸華玉以爲何如

空同集

卷五十六

士

10902

